

山集

一之九

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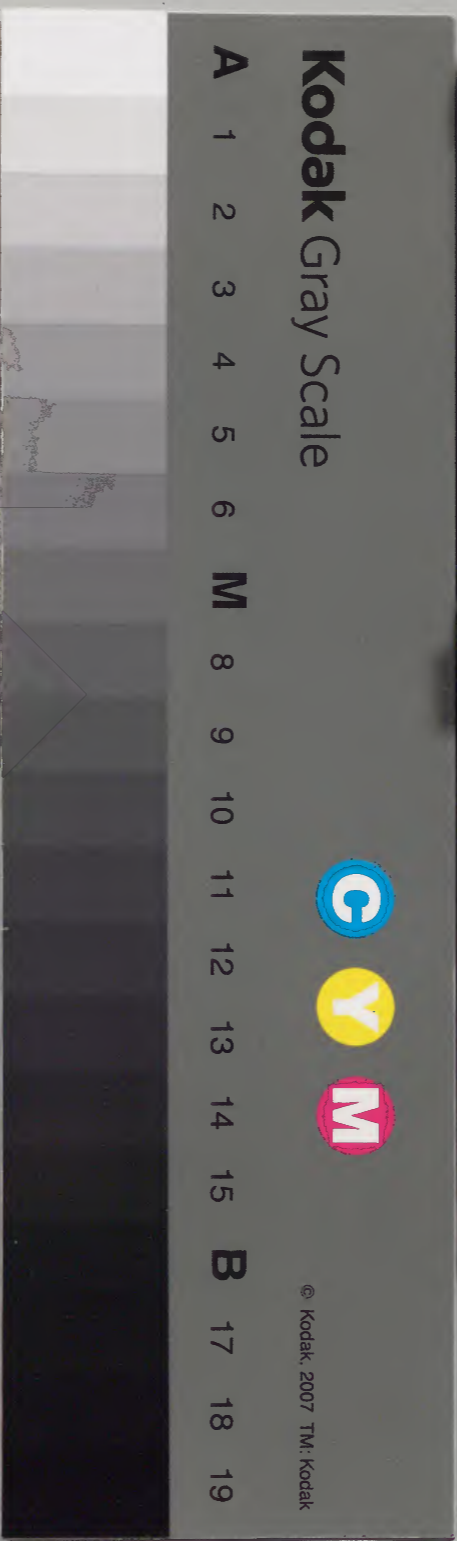
印

庫	文	冊	頁
三一五	一〇二五	漢	書
二二	二五	冊	號

別集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255
冊數	2 (1)
函號	315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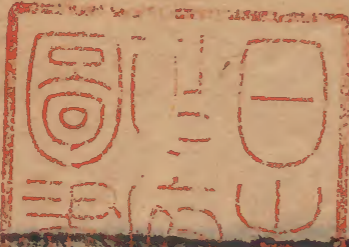
315-123



屏山集序

淺草文庫

人之大倫五而朋友居其一焉可謂重矣哉師道尊人生有三事之如一師之謂也顧不列於大倫者以朋友兼之也是以其服同止於總而已朋友之道親如兄弟相結以誠相責以善相與切磋扶持必期至於有成而後已故古人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後世之所謂



朋友者亦苟然而已予與彥冲居相鄰世
相好而臭味又同然予少出遊四方途中
年始獲見於里中潭川之上籍水濱杖屨
往來彈琴賦詩商今略古每見必有所益
間數日不見則必折簡相招襆被對牀所
以啓發蒙陋者多矣其有闕失必宛轉諷
諭不但已也予方以親依愜所願為幸乃
遽哭其喪是年予蓋六十有一而彥冲甫

二十七以如斯人而止於斯痛念疇昔分
好而琢磨之助遂絕望豈不重可哀邪越
十有三年其嗣子珩始編次其遺文凡得
古賦古律詩記銘章奏議論二十卷目曰
屏山集屬予為序嗚呼彥冲不可得而見
矣讀其文如見其為人庶可以少紓菀結
之思乎彥冲天資卓異而屬意高深於書
無所不讀語不妄發與人交淡而耐久初

無所假借鄉人子弟來見必與之款曲告以孝弟忠信之道而勉其學業由是薰云為善士者多矣世俗日益偷薄面相諛諂則惟予與汝而已轉背則相非毀甚則相為仇敵朋友之道不幾於喪乎念死者之不可作也因感激為之書如彥冲之文豈假予言而後傳哉紹興三十年六月朔
溪胡憲序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病翁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喜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而喜竊窺觀見其自為與所以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有請焉先生欣然嘉其有志始為開示為學門戶朝夕誨誘亶亶不倦其後先生屬疾

熹通行役在外亟歸省問先生喜甚顧而語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吾子之來歸也自是日奉湯藥先生所以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爲俱道平生問學次第頌倒亡餘一日從容因出詩一篇見授先生性不喜書常時詩文率多口占使諸生執筆獨此與贈劉致明文長句皆手書之其意可見也既又發故篋得碎紙數十皆平日省躬自厲之

言稍以先後次爲一篇命熹與同舍生黃跡筆之復取閱視手自更定數十字間不一日遂啓手足諸子妣乃共發其先所緘封遺書數副皆熹未歸時所留處畫庶事遍及遺孤復有片紙屬熹爲作張公書末有勉力大業之語熹始得位受而寶藏之以至于今不敢失墜然而躬行不力老大無成不能有以仰副當日付授之意抱此

愧恨每念將無以見先生於地下今病已
力何所復云始取遺墨聯爲一編而序其
本末以示子孫且以示諸同志使於前修
景行之懿知所跋慕而又視熹之慵惰亡
聞以爲前車之戒也熹字元晦亦先生所
命其祝詞具在以非臨終手筆別附他卷
先生沒以紹興十七年丁卯後五十二年
慶元己未五月丙申門人朱熹謹書

跋屏山集

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

先生嗣子珩所編次已定可繕寫
先生啓手足時珩年甚幼以故平生遺文
多所散逸後十餘年始復訪求以補家書
之闕則皆傳寫失真同異參錯而不可讀
矣於是反復讎訂又十餘年然後此二十
卷者始克成書無大譌謬熹以

門墻洒掃之舊幸獲與討論焉竊以為
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
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
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者尤覽者所宜盡
心也因書其後以告後之君子云乾道癸
巳七月庚戌門人朱熹謹書

宋史儒林傳

劉子翬字彥冲贈太師幹之季子以父任授承
務郎辟真定府幕屬幹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
幾無以為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
勅犯閩境子翬與郡將張當世畫計備禦如素
服戎事者賊不敢犯事聞詔因任子翬始執喪
致羸疾至是以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不出者
凡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
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呂氏及兄子
羽盡孝友子羽之子珙幼英敏嗜學子翬教之

不懈其卒有立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文相
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它所與遊皆海內知名
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
父松且死以熹託子翬及熹請益子翬告以易
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熹後卒為儒宗子
翬少喜佛氏說歸而讀易即渙然有得其說以
為學易當先復故以是告熹焉一日感微疾即
謁家廟泣別母與親朋訣付熹家事指墓處處
親戚孤弱之無業者訓學者修身求道數百言
後二日卒年四十七學者稱屏山先生

崇祀公移

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為傳奉事承准

禮部寶字九百五十三號勘合內一件乞

恩崇祀先儒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連送該
本司案呈奉本部送於禮科抄出尚寶司鑒事

監生 臣 魏浚謹

奏為乞

恩崇祀先儒事伏覩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欽奉

詔書內一款天下軍民利病時政闕失有可興可

革者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嘗考之於
史有宋之時先儒如劉子翬胡安國朱熹蔡沈
真德秀皆生於建寧一時後先相望講明道學
其有功于聖門甚大繼往開來萬世學者所共
宗仰也朱熹在宋已進於從祀之列而世官祠
祀之典咸未舉行迨至我

朝崇儒重道始令子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有
司春秋致祭祠下若安國若沈若德秀又以次
加封爵秩從祀孔廟

其禮之隆曠古莫加焉及思劉子翬實朱熹之師

彼時熹相從講道於屏山之下平生所著具書
性理等書伏讀

御製為善陰騭有曰劉子翬以道德學問為朱文公
師

聖訓昭然萬世共觀子翬卒朱熹作墓表有曰熹獨
得朝夕于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稚所
以教示期許皆非常人之事又曰熹一日請問
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於易
得入道之門所謂不遠復則吾之三字符也佩
服周旋罔敢失墜於是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

吾志然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與言之汝尚勉
共嘉頌首受教服如此舊有屏山書院在
府治之東

國初改為建安縣學止祀子翬于學宮之傍天順
六年建寧府知府劉鉞改立書院于府治城南
祀子翬于中堂左以朱熹右以從子樞密劉球
配空堂寥落過者興嗟每值歲時不過其家孫
子拜奠而已有司因仍未蒙具

奏臣竊惑之况朱熹得傳道統之正實由子翬啓
發之力今門弟得沐

殊恩為師落落於後非惟

聖朝之典有闕抑恐朱熹之心有未安也臣幸生于

儒先講道之鄉竊聞緒餘之論謬薦有司卒業

太學有懷欲吐久矣遭際

聖明不勝慶幸輒敢冒昧僭有所陳如蒙乞

勅禮部考師友之淵源定歲時之祭祀垂之悠久

與

國同休增重儒林有裨

聖治此千載一時而不可失者也干冒

宸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具本親賚謹具奏等因

具奏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劉子翬平

昔著述具載性理大全等書及

御製為善陰騭有曰劉子翬以道德學問為朱文公
師是實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尚寶司歷事
監生魏浚奏稱先儒劉子翬講明道學有功聖
門舊立屏山書院于府治城南祀子翬於中堂
左以朱熹右以從子樞密劉珙配享有司未曾
具奏乞定歲時祭祀垂之悠久一節既查有劉
子翬前項著述及我

朝

聖製褒稱其道德學問為大儒師是則道學之淵源
有自允可崇祀况先有舊祠致祭今奏前因崇
儒重道禮不可闕合無准其所奏行移福建布
政司轉行該府縣將舊祠修葺每歲備辦祭物
就遣本府堂上官致祭緣係乞

恩崇祀先儒及奉

欽依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本年五月初一日
本部尚書張昇等於奉天門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除外合連送仰付

該司類行福建布政司轉行該府縣將舊祠修葺每歲春秋備辦祭物就遣本府堂上官致祭依承備付准此擬合就行為此劄付本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勘劄內事理轉屬將舊祠修葺每歲春秋備辦祭物就着本府堂上官致祭先將修葺過數目并依准申來須至劄付者

右劄付建寧府准此

弘治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對同通吏毛鳳

有宋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門人朱熹撰

屏山先生劉公既沒二十有一年一日其嗣子
珩涕泣為其故學者朱熹言曰珩不幸蚤孤先
人塋既不及銘而墓道亦至今未克表大懼不
孝獲戾幽明亟欲建石琢辭以覺于後而惟先
人不及用於世其事業無得而稱唯道之懿不
可以不白而知者又益鮮未有所屬筆獨吾子
嘗學於先人蓋以所見聞者為我書之喜其耦伏
原念所以得遊先生之門者具有顛末真於今

日之誼固不敢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蓋先人
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
屏山劉彥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
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又事之而惟其言之聽
則吾死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則奉
以告于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
尤以收恤孤窮為己任以故熹獨得朝夕于先
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擇所以教示期許
皆非常人之事今乃幸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後
顧恨弗獲其何敢辭惟是驚勞老矣無聞蓋未

有以副先生疇昔之意而慰吾父泉壤之思其
何能有以究闡幽微信亦久遠此又熹之所以
不敢不辭者則起拜辭謝不敢當而珥重以大
誼要責於是不得終辭而輒論次其事如左方
謹按建之劉氏至忠顯公始大公以節死于靖
康之難而歸葬其鄉崇安縣拱辰山之南今其
墓西二十有五步少南有丘焉則先生之所藏
也先生忠顯之李子諱子翬而彥冲其字也世
系本末具刻于忠顯之賜碑此不復著先生少
負奇才未冠遊太學聲譽出等夷以父任補承

務即辟真定幕府旋屬禍亂忠顯公薨京師先生痛憤家國非常之變執喪過禮哭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事秩滿以最聞詔還蒞故官先生始以哀毀致羸疾至是自以不堪吏責遂丐閒局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以歸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竹之勝於是俯仰其間盡棄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焉以自適間數日輒一走拱辰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返事繼母呂夫人盡誠敬兄弟

之間怡怡如也侍郎公之子珙幼開爽嗜學先生愛且竒之教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遠者大者與胡劉二先生為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他所與遊亦皆海內知名士靡不嘆服深遠自以為不及而先生之心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容咨叩必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其器質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如是蓋十有七年四為崇道祠官累階右承議郎享年四十有七以紹興十七年十有二月丙申卒始得疾甚

微即入謁家廟泣別母夫人前徧以書告訣素
所與往來者召珙付以家事指示塋處中外孤
遺人人為計久遠昏宦舍業之既已則日與學
者論說脩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琴賦
詩澹然如平日熹時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先
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
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
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為道在是矣比歸
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
全乃如此抑五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

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於
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然吾忘吾言
久矣今乃相與言之汝尚勉哉熹頓首受教居
兩日而先生没所著書詩合為文集二十卷暨
陸氏封孺人先先生卒無子塋忠顯公墓東三
十有五步有先生所紀其家世德善刻焉蓋先
生不再聘則以侍郎公之幼子珙為後今為右
修職郎實立此表熹方為次其文而西府建安
公亦以書來曰叔父之墓弗識珙則與有責焉
熹讀之瞿然曰是乃吾之罪也乃亟起書石而

系以銘銘曰

神心惚恍

經緯萬方

孰握其機

而挈其綱

嗟惟先生

立德之本

既覺而存

復則不遠

亦曰于仕

我止我行

亦生而死

我安且寧

拱辰西南

有銘斯碣

嘉與後人

仰止遺烈

乾道三年歲在丁亥十有二月甲午朔建

謚議

朝奉郎行太常博士張磻撰

議曰孟子嘗言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而皆以爲所性不存焉所欲者蓋出於人所性者則得於天君子固未嘗不欲其道之行其民之被澤而有不可必得者縱得之猶以爲吾得於天者不在是也固有之善根於心積而至於見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道行焉而不加窮居焉而不損此則君子得於天者定分而紆朱懷金之樂所以不能易

顏子簞歌碎茹之樂也所樂同而所以為樂有不同焉則以內外之分得於人若天者自有不容不易口味孟子之言遡顏子之樂以窺屏山劉公之學其庶幾有以發之乎公出忠孝之家奇才英譽超乎等夷自其倅莆田捍逸寇揚勅之難與其守臣張當世講切平寇之道與其使盜不作之方固亦足以窺其經濟之大畧其論維民則曰維其心則治解其心則亂其講經制則曰裁抑之怨特小嗟削民之痛為大憾恤小

輕忘大之禍重以至革輪納之弊以社稷

姦擇郡守之賢以化縣令凡若是則莫非經世致理之良籌要法以公之抱負瑰奇而不及見用於世無所見於事業得非道之難行而民之未易被澤邪然公之所性有得於孟子立言之奧者自非知德之士又豈能測識其萬一也蓋公以敬為脩性之門以孝為全性之本於喪心則極其哀慕於事繼母則盡其誠敬推於兄弟怡怡然推於朋友惇惇然皆其孝敬之至也而其深造自得之妙出於言語畦徑之表者則有易之復焉自其視聽而知復則不蝕其明不流

於聲言動而知復則匪易匪輕悔吝不生以是
四知為立言之標的傳道之宗旨也故以忠肅
為之猶子則得其遠者大者以晦菴文公為門
人得其精者微者公之所性在乎此則世之所
謂富貴利達者又豈得一毫干其所得於天者
之定分哉屏山之下潭溪之上俯仰水石之勝
詠歌得意之餘優游祠官之職十有七年其視
顏子不改其樂蓋有不索而獲不言而學可矣
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寬樂令終曰靖
於公固嘗誦其美曰精微之學足以

退之風足以消鄙吝夫學詣乎精微固足以見
其道德之懿其怡然安處靜退者又非自其寬
樂者為之乎請以文公所以誦公者合二美而
謚曰文靖謹議

覆議

承謚即秘書著作佐郎兼吏部郎中權考功郎中起潛撰

覆議曰自源祖流而後聖賢之道傳沿流溯源
而後君子之論定晦翁學者之師屏山劉公又
晦翁之師我 寧考褒美儒先易名曰文而晦
翁之道益尊然天下知尊晦翁而屏山之謚闕

屏山謚議

馬沿流溯源君子猶有遺憾建安劉氏三世五
賢以忠傳家公忠顯之季子也天姿卓特於詩
書無所不讀自謂易之不遠復吾之三字符也
嘗曰視聽而知復則不蝕其明不流於聲言動
而知復則匪易匪輕悔吝不生故執父喪則哭
墓三年事繼母則尤盡誠敬怡怡於兄弟惇惇
於朋友脩於家庭著此學也議五寇則使盜不
作論維民則當維其心經制不恤小而忘大州
縣先擇守而化令施於佐郡著此學也復齋有
銘聖傳有論訓誡數百言文字二十卷著於文

字者此學也年甫三十稱疾奉祠屏山之下潭
溪之上獨處一室自稱病翁或終日默坐或誄
歌自適彈琴賦詩考德問業如是十有七年安
於命義者此學也以公之學問蚤奪於年弗克
措諸事業其天乎晦翁表公之墓自叙所以游
公門者具有顛末公始得疾晦翁以童子侍問
入道次第公欣然告之曰吾道之大體用之全
於易之復得入道門焉汝尚勉哉公之學於是
得其傳矣善乎晦翁之言曰精微之學靜退之
風足以發蒙蔽而消鄙吝非淵源所漸自知公

之深者孰能語此太常定謚有取於道德博文
之謂文寬樂令終之謂靖其以晦翁之所以誦
公者謚公歟博士議是謹覆議

屏山集目錄

卷一

論

聖傳論十首

卷二

論

維民論上

維民論中

維民論下

卷三

論

石臺集目錄

漢書雜論上

卷四

論

漢書雜論下

卷五

記

友石臺記

蒙齋記

序

送張當世序

送翁德功序

卷六

雜著

示六經堂學者

字朱熹祝詞

遺訓

跋浩然子

試梁道士筆

題尤貢明墨

蒼庭筠傳

髯戲

閒境志

脩祖居上梁文

弇山新居上梁文

招劔文送劉致中

溫公隸書銘

卷七

表

石臺集目錄

代直閣南劍謝表

代賀天申節表

代寶學白州謝表

代寶學漳州謝表

代寶學謝復宮觀表

代張丞相辭免不允謝表

代翁殿撰遺表

劄子

論時事劄子八首

代張丞相辭免劄子三首

卷八

啓

賀魯漕除直秘閣啓

到任與張守啓

謝鄧倅啓

賀李丞相年啓

賀李丞相冬啓

賀新憲啓

賀謝叅政啓

回耿龍圖啓

賀宣撫李相公啓

賀翟叅政啓

賀李叅政舉知己啓

賀呂相公啓

到任與祖漕啓

賀漕侯郎中啓

賀新漕徐學士啓

賀新任梁提舉啓

賀知泉州通交代啓

代與趙待制啓

代與趙提舉啓

代與江給事啓
代與李丞相啓
代賀范叅政啓

卷九

祭文

祭翁殿撰文
祭翁郎中文

墓銘

致仕祝君墓誌銘

墓表

處士劉公墓表
處士祝君墓表

熊氏今人陸氏孺人墓表

卷十

賦

聞藥杵賦
溽暑賦

哀馬賦

詩

涼月
渡淮

山陰作
醉歌贈金元白

獨坐
次韻盧贊元再喜雪

霖雨
阻風

聞箏作
建康六感

夜飲

孤翼吟

寄嬾菴

次四六叔韻

種菜

袖刺

下灘作

遊朱劬家園

早行

老農

題嬾菴二首

晨興

醉歌

偶步

卷十一

詩

弔史

雙樹

懷致中

江山突星石

四不忍

望京謠

遊龍潭

沙頭

胡兒莫窺江

明皇九馬圖

防江行五首

贈宗周賓

棄竹夫人

秋懷

雲際贈施子

詩寄嬾翁

田家

臨池歌

和李巽伯春懷

怨女曲

和安汝功採紫竹杖篇

澹灘

巡寨偶書

次韻蔡學士梅詩

禱雨蟹泉

負暄

子魚

郡圃觀醑醪

木犀古風

食蠟房

春寒偶書

荔子歌

卷十二

詩

法石見李漢老

歸田

省拱辰山

士特贈筆

論俗十二首

清江行

聽唐温之彈琴歌

鷺峰居士遺地黃

萊孫歌

夢仙謠

雲際會劉致中

懷舊歌

夜過王勉仲家宿酒數行為作此歌

夏日吟

萊孫求墨

劉致中惠水

白水見梅憶士特

與純臣原仲温其煮魚羹

餘柑

打魚歌

潭溪十詠

兼道携古墨來墨面龍紋黑土北月識云保

大九年奉勅造長春殿供御龍印香
煤旁又識云墨務官臣廷邺監官臣夷
中臣子和臣卞等進蓋江南李氏物也
感之為作此詩

入開善

寄茶與二劉

劉兼道獵

卷十三

詩

觀二劉題壁

入白水訪劉致中昆仲

攜筇

續賦家園七詠

題靈鷲窓

和温其對月之什

讀平險銘寄李漢老

同胡原仲吳公路遊清湍亭賦詩得流字

和熊叔雅四詠

次韻查漢老詩

次韻致明七言

謝方德順古風

少稷遠訪弊廬仍留住白書此寫懷抱不

足為報也

柳源觀瀑戲胡明仲

次韻明仲遊將軍巖

寄彭子靜

以源以古風見投詞意甚遠因為賦風吹
原上苗勉其殖學待時也

少稷賦十二相屬詩戲一篇

夜行潭溪上念原仲致中喬年茂元伯
達皆有入山期以詩趣之

再和六四叔所賦十二相屬詩

讀曾吉甫詩 次韻明仲遊棲雲閣

同汪正夫望鄱江 呂居仁惠建昌紙被

任伯顯昨寄日柿不至續以膽瓶為贖

寄茶與汪正夫 雲巖竹源二禪招客

卷十四

詩

寄茶與曾吉甫 竹源之集寄仲不赴

題大義泉 同范智聞賞月

向元伯寄陶爐 感白髮

遊松菴 宿省軒

過報德菴 出山

次韻茂元獨速歌 張巨山賦梅因成四首

和似之秉燭觀梅 行夫寄黃山樵子

劉道祖江程萬丘順甫講易孟子

韓幹畫馬

次明仲石字韻詩

寄致明

次明仲哇字韻詩

入白水懷士特温其

胡明仲潭溪三日飲

有懷

早飲

次致明泉石軒詩

借致明王樵事藥

寄魏元履

新涼

吳傳朋遊絲帖歌

次友石臺詩韻

胡明仲羅養蒙為愆然集追用前四疊之韻

卷十七日集清湖

曉起

觀胡文定公手墨

寒中偶書

卷十五

詩

病中追賦道玄夷

病中賞梅贈元晦老友

次韻致明聽琴

過鄴中

金陵懷古

會兵

別安子允

望楚

井泉

巖桂

園蔬十詠

次韻盧贊元喜雪

府會次士特韻

次韻士特贈別

訪士特舉和四六叔詩因次韻

分韻賦古松得青字

六言二首

池蓮四詠

雨歇

新灣

汴堤

天迥

葉集之舉士特唱和因次韻

銅爵

中渡

江上

送曾彥思減罷赴闕

過楚懷王廟

雙廟

一樹

偶步

離居

有感

程嬰墓

晚宿

畫船

宮亭湖

安仁道中

酴醾

夜坐

靖康改元四十韻

春雨

瀑布

海棠花

策杖

送杜季習四首

劉處士墳山禮亭

喜誅大將

疊嶂

梅花

和李巽伯

野步

李伯時畫千古圖鄭尚明作詩詩詞多

振絕因為同賦

送原仲之荆南

和士特南浦詩

卷十六

詩

景陽鐘二首

春夜二首

賦雙溪閣

泊舟

劍潭贈李似表

舟中寄似表

次韻張守往華嚴

出郭詩呈張守

次韻張守壺山詩

次韻方學士萬卷樓

次韻吳教授題子應山齋

張守唱和八首

次韻張守述懷

同張守謁蔡子強觀硯論琴偶書

次韻吉甫遊天宮

莫田

石磨

寒澗

秋望

兩山

游鱸

和徐從道韻二首

蔡子強挽章

聞笛

投壺

思賢堂懷薛令

燒

潮

洛陽橋

途中

次張守節四首

同李漢老登高齋

過舟峰菴

悼李奉

間韓侯至

次韻張守梅詩

次韻陳成李郡會

古松

出郊

偶書

送惠州史君智聞

柳

鹿鳴燕詩

至日

曲倚

宵長

試弓

次韻張守梅詩

次韻張守立春

九日登北山

荔子

龍眼

次韻張守醑醪二首

荔子

次施子韻

次韻張守秋懷四首

卷十七

詩

次韻蔡學士巖桂

得冲佑命

與温其對榻

和士特栽果十首

與元仲至交溪橋 山源

春望 書齋十詠

有酒 過東陽

題蓋竹廟 遊北巖

訪原仲 北風

同原仲茂元致和入開善

原仲溫其彥藻彥符致明集弊廬

過天竺寺 山館偶題

悠然堂 雜題四首

道中 次彭資深韻

奉酬少稷 宿雲際偶題

贈唐朝侍 雪

隆祐太后挽歌辭三首

徐大著挽詩二首 次韻劉憲詩二首

次韻溫其雪 次韻原仲幽居

次韻原仲竹 書事

客路 哭呂倅

贈詹道人 燕子

秋意 屏跡

哭士特二首 讀士特詩集

燕子

下灘

致明惠蓮栽

絕句五首

寄蜀二首

野墅

秋宵

春圃六言三首

卷十八

詩

汴京紀事二十首

長句寄尚明學士

讀韓子蒼呂居仁近詩

題將軍巖

遊武夷山

致中惠衣

得天台命二首

遊密菴三首

訪原仲山居

與致明對榻

登原仲茅亭

送衣與胡原仲

菊

黃彥達之衡山有詩留別因次其韻

懷遠

梨

築室

絕句送巨山二首

送元仲

致中惠衣因成二絕句

勸六四叔卜居

贈王周士

杖藜

有懷十首

山寺見牡丹

送六四叔之茶陵

蕭屯訪致中

李似表見訪

致明携酒來雲際

次韻六四叔蘭詩

讀李忠愍文集

同明誠茂元遊晞真館

入白水次韻温其

宿士特山堂懷似表

過致思新齋

約致明入開善不至二首

宿回向寺

次韻趙清獻陰字詩

次韻温其種竹詩

次韻温其見寄長句

周元仲將出山

伯勝文本袖詩見訪

呂尚書挽詩二首

和丘斯行牧牛頌

夜涼

寄題黃茶軒三首

寄題頤軒四首

胡文定公挽詩三首

卷十九

詩

徑山寄生子作道服三首

清泉亭老寄鼓枕二首

贈總上人二首

會蔡子思張叔獻

次韻挹山亭絕句

邃老寄龍涎香二首

次韻温其元日詩

呂丞相挽詩二首

次韻明仲遊北巖

李丞相挽詩三首

無諸策題問顏亡絕好軻沒無傳

次韻一源亭二首 翁仁山受恩歸
題王巖起樂齋三首

寄巨山 寄題觀瀾亭二首

遊密菴 次韻熊叔雅七言

題石井二首 登鷲湖妙峰亭次韻

題吳若愚一經堂 寄如愚珙二首

次韻朱喬年送山老住三峯二首

朱喬年同傅茂元見訪

寄題東明齋二首 寄題清軒二首

有感三首 和黃德欽韻

謝劉致中次二首 詹君則賦光壁臺

李佐國携致中贈別詩來戲成二絕

次韻白水梅雪二詩

原仲致中寄梅雪二詩再次前韻

橙子四首 寄巨山

次韻傅茂元二首 次居仁韻

居仁報李季言論養生之益

送致明之高沙三首

次韻新鄉諸公雪詩二首

大年三月書來許訪弊廬

分茶公美子應預為白曬之約

奇仲德華第二轉語皆有旨趣

寄致中因温前約 原仲紅釀甚佳

居仁與李言論養生

致中詩戲論詩甚酒輒次元韻

卷二十

詩

致中招原仲遊武夷

致中手談見知胡漳州而奇仲未有定論

次韻茂元茉莉花詩二首

同才仲入山

寄行夫兼懷如愚琪

致中相拉遊武夷 呂居仁挽詞三首

奇仲和致中甚詩有玄中一著是吾宗之句

奇仲和詩有吸盡西江說似公之句

吳公路作功德院記成

子靜閱僕舊舉子文有詩因次元韻

寄秀峯忠老 轉秩奉祠

致明贈茯苓 次翁來借諸家易解

寄子靜 夢如愚琪

食鷺黎二首 次李巽伯韻

送暉侍者之湖南 次六四叔青字韻

題慎儀徐清閣 春興

時中良河茂元慎儀集水閣

致中晚集 酴醾四首

寄張子平 次明仲涼字韻

晚飲 次韻長汀壁間詩

問明仲遊武夷日 次韻文殊五言

次韻梳坑七言 次韻幽居春來十首

次韻六四叔村居即事十二絕

凝雲堂 次明仲勤字韻

次韻明仲贈六四叔之作

次六四叔韻 祝道人日供梅蘭二首

梅詩呈六四叔 寄致明

拙句謝伯達老友 次韻上梅嶺

詞

薦溪山寄寶學 和明仲木犀花詞

和章潮州南歌子二首

屏山集目錄終

屏山集目錄

十一

屏山集卷第一

宋文靖公劉子翬著

論

聖傳論十首

堯舜

道之不明也聞之者晦之也道之不行也執之者拘之也聖人既沒步驟聖人者日益衆此甲彼乙不能相統心心有主喙喙爭鳴承舛聽訛浸失其本聖人之道散於百家蕩於末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有容知其旨者發而揚之衆必愕貽非詆而

堯舜之信也夫其弗信也非叛聖人之道也陷於所
長而不能反也故博以求約也而聰或陷之於雜
思以索理也而智或陷之於鑿文以表義也而才
或陷之於浮說以明疑也而辯或陷之於夸用其
所長陷於所短者由失其本故也不覩其全各守
其偏聖人之道始離互攻其異不反其同聖人之
道始孤不有卓然英睿出焉孰能引而歸之會而
通之哉夫道一而已堯舜之心不間乎此視聽言
動必有司也仁義禮樂必有宗也堯舜有傳道之
名而無可傳之迹後世聖人豈喜託虛名而強追

遐躅哉必有受也書曰惟精惟一此相傳之密旨
也昧乎一則莫知元本滯乎一則入於虛妙悅於
談聽而不可用豈所謂允執厥中邪易曰天下之
動貞夫一者也隨動而一非舍此合彼也且性外
無物安得有二一者道也能一者心也心與道應
堯舜所以聖也一之所通初無限量歛之方寸寂
然而已感而遂通未嘗變異意形而有絕思正而
勿心無緩而不一急而不危應而不隨受而不蓄此
堯舜之心所以常一也心之不一因有見焉見立
情遷莫知主宰違從欣厭之所縈拂憂懼哀樂之

所移換事有百千萬緒心亦百千萬變頃刻之間
不能自定求其際天地亘古今豈不難哉堯舜禹
口傳而心受也三聖既沒斯道散於百家蕩於末
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數百年湯出引而歸之會
而通之故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湯沒又散於百家
蕩於末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數百年文王出引
而歸之會而通之故純亦不已儀刑萬邦文武周
公口傳而心受也三聖又沒耶芻邪詖翼詖幅裂
鼎沸莫敢誰何孔子出焉氣足以壓其聲燄量足以
吞其區穴排異如摧枯拉朽引同如川流海會

其言有曰五皇道一以貫之此祖述堯舜之妙也故
圖昧乎太極則八卦分而無統洛書昧乎皇極
則九疇滯而不通春秋不知探本則責人而不責
己是非之數也禮樂不知治躬則事外而不事內
觀聽之具也書非得於精微則政事之編乎詩非
止乎禮義則葩藻之辭乎發明異用理則同歸此
惟一之旨所以為六藝之淵源九流之管轄也有
先知焉知則無先有後覺焉覺則無後學者學為
堯舜可不明其用心哉堯舜之心見於從事者競
執致道而已孳孳為善而已惕然如有所警勉然

常若不及終日乾乾無少斷續安樂和易此心發
之鄙詐邪慢此心拒之故一日兢兢孳孳一日堯
舜也一歲兢兢孳孳一歲堯舜也日復日歲復歲
焉洞達流通與道不隔則子為堯舜乎堯舜為子
乎蕩蕩魏山魏復在吾目中矣

禹

私於家者隔墻樊而分比隣私於己者隔形骸而
分爾汝陋矣哉聖人宅心廣大一視同仁羸衣枵
食如已飫温季膏情醒如已蘇快非強為博愛之
名也有生之類實同體耳禹視天下之溺猶己溺

不忍斯民塗魚腹中極力牽援此仁心之常也若
曰啓蟄萬靈如己所致焦心勞思胼手胝足逆旅
其家惟愛人利物是圖無乃差過平然而萬世無
異辭聖賢共推尊者豈不以偉人所行無可擬議
埋當然耶因知泣辜祝網惠困思飢視民如傷無
異骨肉者聖人之心不約而同也嘗泛論之兩儀
既判萬彙受形人得其中物得其偏反推其源皆
同所自是以聖人撫世雖有差別莫不欲愛利之
焉草木昆蟲欲咸遂其生日月山川陰陽雨露欲

咸得其叙誠以覆載之間一氣所運皆同體也何
必痒痾疾痛一膜之通而後為同邪翦爪斷髮體
無覺知是與草木土石何異然不肯輕毀傷者體
之所生也吹為風呵為霧唾為濕呼為響怒為慘
喜為舒皆吾身之氣也何自而來哉均天地之氣
也人莫不尊頭目而賤足髀也扶之則痛均焉必
失色營護之是尊卑賤之名異而愛重之實同也今
答其兒則心怛焦以吾遺體也答其婢僕則心慘
痛以吾屬也有毀其一錢之錐必失色營護之彼
不體也非吾身也特認物為己物故傷物如傷

己也至乃一怒而刀鋸百生一饑而菹醢十命
能怡然曾視一錢之錐不若是何心哉人心無不
仁一念之差不量輕重惟欲適己故白起發一疑
心坑虎士如蟻蝨王愷發一快心戮蛾眉如芻備
李斯發一切心橫屍四海楊國忠發一疾心激禍
百千其端甚微其流甚廣可不痛哉可不戒哉孟
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彼有戕醜灰焚及其至
親而不少悔是白虎狼螻蟻之不若而不可謂之
無惻隱之心者同之也同之者何冀其反也彼有
而不知有也私心勝之也然則何自而反其同耶

有生同體初未嘗不公也各公其公私乃空焉私
立則異好惡相攻其來久矣千形萬量皆出一私
不撤其私未有能合其公而反其同也噫愛人利
物如禹者至矣禹之心廣矣大矣孰測之哉人心
之疵莫重於愛禹不聞呱呱之泣私愛撤矣縱而
為欲又其疵也禹卑宮菲食私欲撤矣觸而為憤
又其疵也禹不以絲誅而廢國事私憤撤矣聞而
為夸又其疵也禹不以苗民逆命而逞師私夸撤
矣禹之心如虛空木石無所染涅無所動搖而所
行其於虛空木石者惟予人利物之心獨存耳大

道實乎能定能靜然慮心常存也大易之吉
責乎無慮無思然感心不滅也慮感之心愛人利
物之端也禹之所造殆謂是歟宗禹之道有如墨
翟得其大端而不明其用當衰周之時人各私已
聞見陋甚翟唱是說於拘孿刺促之中學者翕然
從之至與吾夫子並馳於世皆曰翟之心也是禹
之心也其弊也胎而未形夫子默知之而不之詆
也慮其日滋禹道遂暗使後世謂聖人所行其波
流如此或得而輕議之乃立言曰禹吾無間然矣
蓋禹雖一視同仁而納五典於臯陶陳九功於禹

舜其於藩飾等衰之別固已甚嚴若翟之薄死過
矣故明禹致孝乎鬼神翟毀禮過矣故明禹致美
乎黻冕大抵皆指其同推其異所以約其失而歸
之正也其後翟道益猖風俗大壞孟子出而排之
同於仇敵尊禹於三聖人之列而承其道焉噫微
孔子則禹墨同流玉石俱焚矣易不云乎差之毫
釐謬以千里學者可不慎思歟

湯

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悠悠然其次懵懵然夫
懵懵者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失去川

决安知懵懵不為汲汲也耶故悠悠者最為害道
既已知之玩習為常始焉色受聽竦終焉意銷氣
壞因循苟且一暴十寒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吾
觀古聖賢之心異運同轍然而進修之速未有如
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
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函聞非如獲
利捨過如遺蛇德必日新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
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假
脩為以日就月將為初學以直積力久為鈍才是
自誣也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憫學

者悠悠之嘆也且有所思也有所欲也有所畏也
有所矜也皆心之累也思道則能化其思欲善則
能澹其欲畏義則能安其畏矜志則能靖其矜轉
累為通惟其所向學者苟無是心何能疊疊求益
哉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海者其遠茫茫振履而升
蒼蒼彌高鼓棹而遊茫茫逾遠然後知向之所覩
未盡也學之日新亦猶是已緝熙不已造次無忘
舊習運運而消至趣循循而入欲罷不能莫知所
以然而然耳觀湯之伐桀也排衆必往無少可疑
既而勝之也則惟有慚德湯非慚於伐桀也慚於

其桀而遂代夏也夫以應天順人而革命孰不泰
然自居而湯愧惡之情默形於中不自藏匿而宣
之于下以思自洗焉是其方寸之間常存警覺不
敢自是故從諫則弗拂改過則不吝一言一動念
慮少差隨即永釋詩人美其日躋亦善知湯者湯
因其所履著於銘言起居食息又以自警夫豈有
瞬息悠悠意度哉雖然學者孰不欲一意於此勉
強牽率而無日新之樂也至樂本全而不能久其
樂者由世味分之也外樂之厚內樂之薄也故曰
以禮制心禮者內外之衛也夫人心一也今日有

制之者是復有一心也蓋心之念有邪有正有妄
有誠合而觀之皆一心也猶手有翻覆寔一形也
猶聲有笑哭寔一音也心過則邪制邪為正心過
則妄制妄為誠聖人不能使人必無過心而能使
人常存制心制心勝則動靜語默惟五是今過心
不二制心亦無無意無我寂然常樂此湯君臣相
告之言所以成其日新之德者也夫豈有瞬息悠
悠意度哉噫湯生於衰世獨能上追堯禹下啓文
武傳道於萬世者其用心如此

文王

天有力故行健地有力故博載日月有力故運照
而不息惟人亦然矚洞幽眇目之力也聽別洪纖
耳之力也握持運掉手之力也趨盪趨踰足之力
也惟心亦然人知充其力於四體而不知充其力
於一心心之力藏於恍惚發於精微失其養則凋
耗弱懦不能勝微得其養則運量酬酢動無與抗
心苟無力何事能集文王其聖流之冠冕乎何其
力之大也商紂季世事之方殷以眇然之躬憂勤
經理日昃而食不御焉它人觀之其中襟豈能頃
刻靜謐耶然而不磷不緇養成聖德淵懿純一曾

不以膠膠擾擾為妨自非操之有道未易能也夫
 事物之交茫然自失小者出入而不純甚者放僻
 而不反於是避世自全遠塵見獨者其心非不
 定也一有接焉又憤憤矣蓋力之大也由其心之
 精也以火鍊金則金精以事鍊心則心精烏貴乎
 烈然謝事哉心之不精非特外物汨之也亦中襟
 受之也中苟不受彼將安寄均曰性也惟聖人能
 性其性彼不能者情雜之也均曰神也惟聖人能
 神其神彼不能者意雜之也情性神意混為一區
 而異若異而同遇事紛然失為主宰焉知其

雄者由鍊之不精也是以方寸之地精之則
 為靈明虛淨之府雜之則為塵垢滓穢之囊慎其
 所養動無與抗故心有兼人之力者應對起居而
 不亂力又倍者喜怒哀樂而不亂又倍者死生憂
 患而不亂文王姜里之囚死生憂患之至矣而從
 容演易安時處順無異凝旒端冕南面而居蓋其
 平昔涵養之功政在事物變遷之際與之循習無
 所駭異也昔晉文公欲為襄公揀傳胥臣曰文王
 在傳不動處師不煩非專教誨之力也彼言稟之
 於天從容怡然云耳殊不知聖稟雖異未有不因

涵養而成者譬之甘泉珍木滌其源則益清培其
根則滋茂此文王之純亦不已也胥臣又曰若有
邪質教將不入猶矇瞽之不可使視聽也既不知
聖之所以聖又不知愚之所以愚絕學棄類傷教
為大子讀國語未嘗不嘆息於斯也且善泐心文
王者莫如孔子孔子之聖固天縱之也而造次顛
沛未嘗捨是自志學至從心十年一化大聖自脩
猶節節而進况它人乎

周公

聖人明為善之大端使人向焉而不誘人以利心

苟有冀焉不如其已謙者盛德之事也易但言其
終吉而已安而行之尊而光卑不可踰言之法也
有曰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意同言病行
之有冀是計效課功也利心存焉出於矯激反悖
其性有所歆慕益亂其真故無利心而為惡其惡
可移有利心而為善其善日墮大躁靜其容大辯
訥其口貪倚廉為地佞假真為媒非無善迹也利
心存焉泯泯楚楚多見資吾術借聖言以濟其私
者矣周公吐哺握髮謙之至也豈以此來天下之
士而沽一時之名乎非也何為拳拳勤勤若是耶

成其已也易曰卑以自牧謙之妙用也周公所行也豈有利心哉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孔安國以謂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凡人之心心念念相承循環不已在於德乎則意消情澹常樂其全苟為不然則念念縱逸滋蔓難圖倏然生於毫髮之微紛然成於丘山之積甚哉此心之難馭也時焉不存之則躁動輕擾惟欲飛揚日焉不存之則桀驁橫肆莫可馴伏逐物從好急於兩絞故君子戒須臾之離造次之失它人則玩歲愒日終身弗反焉原其所由皆自一念之逸譬之良牧夫其所以化頑稟

乘御驛消狠者必有術也善牧畜者謹轡勒於未放之時善牧民者嚴禮法於未犯之時善牧心者攝思慮於未萌之時良心之放必有端也慮端不能弭必形於言言端不能弭必見於動動端不能弭必流於過過深於動動深於言言深於慮是以意防慮如撥口防言如遇身防動如奪行防過如割其發淺其制易其形深其制難捨滔滔於潤土滅赤赤於焦薪此君子平居自牧常持以謙之功也有持謙之功者其慮必直其言必式其動必宜其過必白慮無枝蔓之謂直言無背面之謂式動

無悔吝之謂宜過無藏襲之謂白迹其用心非一朝一夕也温恭實畏常有以制於冥冥其始也角銳抗衡若競若爭其中也勢緩力行或從或違其終也廓然同粹然一忻忻而大順周公進於是矣負聖人之才成天下之業光明盛大如此而驕吝之氣不萌乎中豈驕抑而然耶其處之有素矣學者有意於周公由是而習焉可也或曰周公萬古一聖人也果可習而能歟今技藝至微也力窮人習僅有毫髮之進其出倫絕類得之自然者終不可近况聖人耶則將應之曰子所論者才也才受

之天不可過強道德本於性性可習也夫性一也狂聖同之惟氣質之稟則異異者可同而同者初不異也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點化氣質之妙也知其可必而取必焉此學問之功也氣質之稟小學問之功大惟學者確然不以周公為邈不可及而自止焉勉勉孜孜力鞭其所不至則氣質潛化於漸摩積習之中而聖性復焉然後知造物之無物而物物之自造也

孔子

望室而知四隅者必超室表舉輿而知輕重者必

在輿外游生死而知其終始者必踐形理也魂魄
之變茫昧莫測豈可以情識猜揣哉知之必有道
也畏生死者未達也達者不畏焉不畏者猶未能
踐形也常流乎四勝之間何謂四勝或曰存亦樂
亡亦樂是齊生死也或曰聚則有散則無是泯生
死也或曰名立不朽沒而愈光是輕生死也或曰
安時俟命力不可為是任生死也齊泯輕任是四
勝也簾窺壁聽髮鬢未真姑立言庶意以勝之終
為生死所囿昔夫子讀易三絕韋編於是原始要
終知生死之說其於乾坤之蘊幽明之故鬼神之神

情狀如目辯蒼素手數竒耦也然當時弟子微言
奧義問答多在季路一發問夫子拒之學者遂謂
吾儒所急脩已治人而已三綱五常而已身外之
事何足預窮哉是知聽夫子之言而不知求夫子
之心也死生亦大矣聖人豈忽之哉負手曳杖消
搖而歌往來之際湛然如此非平日有見焉不能
也所以不切切言之者懼學者守易曉之空言而
不聞至精至曠之道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
夫子雖不切切言之而常誨人以生死之大方也
噫聞學妙矣其踐形梁徑與學者何言之淺也登

年山集卷一
十四
堂親炙佔畢領會固曰聞所不聞矣沒身勉勵莫
際其極不幸奄忽於桑陰未從之間政恐有惜乎
之嘆也夕死可乎因知聞學之妙非口傳耳受目
睹心承必有豁然開怡然順者故子貢曰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剖石者乘其鑿開
鑰者透其簧義有會理有解浮聰蔽聰雜見移見
弗省是馬口勤誦心勤記目勤覘耳勤剽映螢雪
雖股髀童老兀兀方寸不暫開焉聞性何由發哉
余欲無言其言雷震未之或知其知川決引學者
於中立不倚之地可矣噫感形固非易事得正之

子之終他人固有未能從容於此者矣揚雄
不投閣之駭范滂有為善之疑大賢猶爾況其下
邪蓋方其平日心充氣盛自謂了了及卒然當變
無以應之盡失其素守矣是以學者不可不自致
於未然且莫大於生死莫小於違順莫重於生死
莫輕於夢寐違順之來怵然驚怖夢寐之間紛然
錯亂莫知所主况死生之變耶學者未須論此但
當晝驗之違順夜察之夢寐若湛然如一無少動
搖則生死去來直猶旦夜苟為未然可不孜孜汲
汲如拯溺捕亡以比異有聞耶

顏子

易說多矣學者多尚王弼弼唱虛無之說范甯以其幽沈仁義非過桀紂而遺書不朽爭咀味之豈其著撰亦有得三聖之微旨而合於人心之所同者耶將虛無之說足以蕩人雖萬世而不捨也易有平白坦易之塗躬行允蹈便造聖人聖處而學者忽之且言易如雲翻陸希聲深矣皆託異夢寄古人以開其說豈易果難言必有神授而後至耶不必爾也惟遵平白坦易之塗足矣易固多術或尚其辭或尚其變或尚其象或尚其占皆用也盡

其本則用自應何謂本復是已嘗竊為之說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必自戶始學易者必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顏子乎不遠而復稱為庶幾蓋本夫子嘗以復禮為仁之說告之矣顏子躬行允蹈遂臻其極一已既克天下歸仁復之功至矣固有之仁本無彼此迷而不復妄有分隔且吾身在天地中一物耳天地在吾仁中亦一物耳學者曉此方是想像說得仁禮意隔情礙如何天下歸仁惟踐履實地自然洞徹為一顏子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為仁一為邦

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原易之用內焉
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雖無諸
子之著撰謂之通易可也文中子言九師興而易
道微九師之前未有為易之說者豈易道本於賤
復非區區言說所能至耶是知復之一義為平白
坦易之途聖人善誘之上機學者用心之急務也
雖然學易當自復始而復非易也愚夫昧易才士
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玩而不忘易之病也忘
以昧聖似愚通易者知之矣今嘗作復齋銘曰大
易之旨微妙難詮善學易者以復為先惟人之生

咸具是性喜怒哀樂成夫其正現而知復不蝕其
明德而知復不流於聲言而知復匪易匪輕動而
知復悔吝不生惟是四知本焉則一孰覺而存孰
迷而失勿謂有本勞思內馳亦勿謂無悠悠弗思
廓尔貫通心具取捨既復其初無復之者蕩蕩坦
坦周流六虛昔非不足今非有餘伊顏氏子口不
言易庶幾之功默臻其極今我仰止以名斯齋念
茲在茲其敢怠哉

曾子

孝為百行之宗行純則性通行虧則性賊二者常

相因焉本同故也孝以敬為本而敬者脩性之門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孝之事雖不同同本於敬事親而不敬何以為孝乎成百善哉千非惟此心而已敬心而發孝於其親矣推於兄弟恭而友者是其應也推於夫婦和而順者是其應也推於親黨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也推於事君治人忠而恕廉而勤者是其應也是數也一不應焉非孝也借曰孝焉敬心必不純也海之支流必鹹玉之棄屑必潤中存是心發無不應也是知孝子之萬慮俱忘惟一念而已現如對日星聽如擊

雷建食如盤調銘寤如兒宣箴坐如立立過之中行如隨糾非之吏不期肅而自肅焉念之所通無門無窮塞乎天地橫乎四海莫知其紀極也昔人有發塚而夢通齧指而心動者在其知覺中有如影響至於鬼神之神禽魚之微草木之無知皆可感格非譎異也自然也敬心既純大本發露虛明洞達躍如於兢兢肅肅之中此至孝之士所以行成於外而性脩乎內也曾子之孝孝也立身揚名惟此一節而於聞道最為超警死生之際粲然明白蓋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己

驗其平日服膺念茲在茲而已啓手足則見於戰
戰兢兢之時發善言則存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
之謂也載經所記奧義甚多首文三語已盡其要
學者非弗知也然皆有愧於曾子者行之弗至也
恭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昏昏者孝之實也求
其名匹夫匹婦能焉核其實聖人以為難矣曾子
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
卒為難斯須之敬人能勉強至於能安能卒非確
然自信毅然必為未有能樂其常而至其至也此
無他疑情未除也學者之害疑情為大彼窮搜博

覽惟恐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請夕叩請益不休
若疑情未除也博董端模求合于似者疑情未除
也情既有疑則中不安不安則輕聽而易移輕聽
則不能尊其所聞易移則不能行其所知二者交
亂其間方且以禮法為拘曰專精為滯著求其有
始有卒難矣曾子遊聖門最為年少夫子一與之
言道唯諾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宜其成就巍
巍度越諸子矣

子思

聖賢之言有六似學者不可不察也明易者似膚

淺發微者似迂濶循誘者似秘吝廣譬者似支離
直指者似陵施樂告者似強聒察其似領其要可
以回言舍道矣子思之學見於中庸一篇發明後
進其心甚切章微析妙惟恐人不解了學者不能
聞一而知舉隅而反泥於言語之偏中學幾於暗
矣且未有天地便有此中人孰不稟是以生哉方
其一性不虧真誠自守混然而已知者夸愚者賊
然後中之名立焉外徇物內忘已然後中之本著
焉情封欲閉纂其靈明久而習安認贅為嫡是中
也遂錮滅破壞而不復存哉非知有耳故以中

為難知耶則昭昭乎日用之間以中為易知耶或
沒齒終身而不自覩焉何哉以其近也目察秋毫
不見其睫以其近也執柯伐柯猶以為遠以其近
也近而弗察遠慕高竒或探妙於形聲之外或談
微於意類之表是猶加馬餘臕而索舟策飛黃而問
駿豈不惑哉自昔聖賢講論發明無非此事口傳
心受初甚秘密發端指縱使人反求諸已焉敬以
直之誠以明之擴之達之充之足之日就月將自
強不息及其至也心融神會囊綻水釋默爾自契
焉世衰學弊子思懼斯文之遂絕也顯然論著筆

之於書其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夫喜怒哀樂人皆有之窮以未發之前則茫然自失孰主張是耶孰施為是耶子思抽關啓鑰發其秘奧使學者洞然開曉如得其遺物自懷袖間豈不樂哉然喜怒哀樂與生俱生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可得也唐李翱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會理者稱其卓絕然差之毫釐異乎吾所聞矣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百情之所為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息滅本性清則天理而動所以

聖人忘嗜欲歸性命之道也迹其推行大約皆以戒情為言其言非不高妙然非子思中庸之學也中庸之學未嘗滅情也夫情與生俱生果可滅耶情可滅性可滅矣今持一葉以示嬰兒與之則笑喜之則啼此喜怒哀樂之端也情之所發也與生俱生而欲滅之猶惡水之波而涸之其源益流惡木之花而截之其根浸傷聖人不過節之防之止之不使其爛熳害性而已善養性者不泊於情亦不滅情不流於喜怒哀樂亦不去喜怒哀樂子思所謂中也即喜怒哀樂以為中不可離喜怒哀樂

以為中亦不可如金石之有聲如飲食之有味非
合非離中即契焉故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子思
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可得也李翱滅情之
論是並聖人於木石之倫棲學者於枯槁之地非
子思所謂中也中契則性自復七情之生如臂運
指如將將兵惟吾是使莫敢肆逸發而中節順理
而和造次顛沛於庸言庸行之間動容周旋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事事物物無非中者情
何滅云

孟子

學者必有用心誠為入門偽滋情真滋性也虛為
入門積生意化生神也克己為入門心勵心也致
知為入門物無遺照也恕為入門求同於人也靜
為入門撓而不變也敬為入門內外肅也慎為入
門戢未形也聖人標指固非一途前學以是流布
後學以是進修孟子乃斷然言曰君子深造之以
道欲其自得之夫以聖人標指拳拳服膺自應有
至何復名自得耶自得者得之於心也心無所得
而蹈規守矩終出勉強不能從容優入聖域是學
也父兄至愛不能發其端師友至密不能進其進

必也靈襟中啓獨見內融洞洞然屬屬然如平昔
之傳聞想像一旦親睹焉庶乎其可也夫學者之
心發於憤憤其見必卓開於冥冥其詣必至故拙
魯愚鈍為道之資智巧聰明為性之障真志立於
懦真習養於徐真用發於常真樂生於淡軒軒之
志久必墮皦皦之習久必踈揭揭之用久必變沾
沾之樂久必渝是以學貴終始也千了萬通愈失
其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愚參之魯在孔門
所得最深皆用心於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去聖
已遠自得之學湮沒無聞非惟學者之失也亦教

者之過焉六經之言毫髮分辯聖人之意極口宣
揚諄諄屑屑無舉隅善誘之方將以利之反以害
焉學者亦曰如是足矣理盡於此矣拾前人之咳
唾遵舊轍以驅馳故思學廢於箋解省學廢於議
議悟學廢於揣度通學廢於偏黨默學廢於領略
敏學廢於疑或六學廢而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
之言啓之哉孟子有自得之言無自得之迹但言
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原而已不可以意義形
容也繁唐大礪金鎔可以射矣而飲羽之鏃非勇
引蹶張所能習必自得於弓矢之外焉精毫決亦嚴

屏山文集卷一
十一
程度可以書矣而卓聖之筆非黝襟胝指所能造
必自得於筆墨之外焉孟學孔於百年之後超然
領會獨發奧蘊傳一心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燦神
而明之使吾教益尊不膠於言語畦徑之末真聖
門之輔佐諸子之英雄也使登乎孔堂其醞藉和
粹誠若劣於諸子然其見處超詣直自不群姑捨
是之言非夸大也亦曾中自負不碌碌耳噫聖賢
相傳一道也前乎堯舜傳有自來後乎孔孟傳固
不泯韓子謂軻妃不得其傳言何峻哉達如堯舜
禹湯寧如孔孟類始於固難儷也道果不傳乎

曾顏傳道者也軻死十餘年果無曾顏乎時無孔
子顏子沒於陋巷而少正卯為聞人時無孟子匡
章陷於不孝而仲子為廉士人豈易識真哉華門
圭竇密契聖心如相授受政恐無世無之孤聖人
之道絕學者之志韓子之言何峻哉

屏山集卷第二

論

維民論上

古無自固之國若有維民之道有國之大猶人之
 形神其君也氣其民也神氣相資形乃生焉君民
 相資國乃固焉相資之道必先有與也神與氣氣
 乃與神君與民民乃與君蓋上者下之唱本者末
 之附也民有駭亂離析與民者之過也氣有乖戾
 淫渙與氣者之過也是以神存其氣則氣盛而形
 充君維其民則民歸而國固甚哉民心之無常也

無厭

浸浸乍歸蕩蕩俄往去就之端最為難察自昔觀
我政於廟堂之間得民情於肝膈之內有要道矣
政苛歟刑酷歟賦歛重歟徭役數歟有是四者民
必不樂其生不待聞其怨嗟之聲見其蹙頞之色
時雖幸安民必叛已無是四者時雖甚危民必附
已不待足問巷訪鰥孤而知其必樂其生矣夫民
之樂不樂其事至微何規規察察而欲知之耶蓋
不樂之意鬱於胸中亦不能自制也積而為怨怨
極則怒怒之心蓄而未發甚於敵國之兵戈過於
天災之水旱不日其形莫如蟹蠃彼其疾上如仇

曰此吾赤子也猶木蠹於中魚潰于腹一旦破壞
其可支哉民心無常如此去就之端難察如此故
有國者兢兢業業不敢自安思有以維之也自古
及今天下之民必有所屬堯舜之民禹維之桀解
其維而夏亡商之民文武維之幽厲解其維而周
亡自秦漢以來或解或維此治亂興亡循環不已
也 我宋統御十聖雖武畧文經其道不同要之
皆以寬厚為治至我仁宗之仁也三代以來一人
而已笑言成恩咳唾為澤薰蒸沈浸四十餘年所

以維民者盡矣故胡虜崛起過於劉石德光之暴靖康奇禍同乎永嘉開運之酷而人心戴宋亂而不離宜乎主上之所以中興也竊惟南渡以來天步窘蹙宸心鬱焦凡咨詢之及詔令之頒惟勤恤元元是先豈非鑒古昔之治道紹祖宗之遺澤以祈安定耶愚嘗攷維民之四說焉政苛無有也刑酷無有也徭役之煩無有也惟賦歛一事不可謂輕且今日國家非有橫給浮費也特以軍旅之興費用不可一日闕耳有司奉承無術益費增煩故常稅之外月有楮歲有糴有明耗暗耗有帶料

折科有和買有預借如市庚良如貨賦茗如賣僧鬻爵如造甲脩船其微至皮角竹木之類一取於民名之曰和其實強估名之曰借其實不償以瘡痍之民供多之賦豈易枝梧耶膏粱涼暘必有道焉幸茲邊遽暫息戎事稍紓當講畫究明蘇凋吐活遺噍以成康阜之治噫求瘼他恩弗思維民之道輕歛為急

維民論中

維民之道莫先於輕賦歛或曰賦歛輕則國用不足奈何是未之思也昔人以蜀為富國以江淮為

財賦淵藪今奄宅二區居膏腴厚實之地而常有
煎熬窘乏之憂是理財無術也術之大要有二一
曰講經制之道二曰革科納之弊皆所以足國寬
民也何謂講經制之道財欲豐而散不欲豐而聚
散則足聚則竭所以豐之有源也今山澤之利搜
求竅穴豪髮無遺關市之征東薪把菜亦有所取
利源至多至煩而用猶不足者竊意本之過也教
本之道莫先重農今散農非一塗無術以聚之困
累非一事無術以寬之營屯雖興耕鑿未廣蓋兵
賦不肯躬耒耜也將無體國之誠也寬鄉養盛而

嘉穀稀狹鄉人衆而農夫寡古有遷民種更之法
焉或徙弛刑或出賦與以實空鄙禁游惰抑技
誘之罰之一歸於農使闕閭難寓而田畝易居
業艱苦而田夫優裕是聚之寬之之術也今未行
焉是經制之道有所未盡也國富而節人有拂心
國窮而節人有怒心今主計之官無出入之制隨
田取足不量民力焉兵以衛民食於民官以治民
食於民苟出不臨戎居不司事勿食可也郡縣已
併旋復負闕可減復增或慮裁抑之行衆將咨怨
殊不思費用之廣浩於丘山非天降而地溢也一

取於民耳深鑄痛削民不堪命亦將怨叛卹此小
嗟忘彼大憾較其輕重當何如哉况節之有道當
於人心未必生怨此經制之道有所未盡也昔之
足國者歛不及民今一錢用度必取於民術至相
反也究其弊在於儒臣搢紳恥言財賦國計之權
一委強幹之吏彼以堪事為能無所斟酌惻怛之
意素不蒔於胸中况以任之弗久聽之不專無因
時通變闔闢之道裂東禪西趨辨目前而已如豪
右之家主帑藏者月更歲易豈復有豐饒之理耶
此經制之道有所未盡也苟不任謀猷經遠之臣

而責成於幹局之吏不求通變闔闢之宜而專守
彛常之制不務敦本富民之道而爭求錐刀之末
不圖甘節之吉而慮悠悠誼譁之怨則浸浸靡靡
日復一日坐困而不可為矣何謂革料納之弊今
朝廷少有科敷州縣必增其數其說謂細民逃戶
無可供輸按產而均或致乏事善良畏憚奔奏豪
猾巨捍遷延吏緣為姦權宜縱舍則民已倍費矣
受納之間巧弊百出執役掌事皆老姦宿獍視吾
民猶家雞園豕惟所咀啖焉權衡斗尺邦有定制
一搖手則變多為寡一謬言則指精為粗事例廢

費既不可闕陰欺晝攫紛然其間愚民眩駭驚駭
不知所措則又倍費矣受納既艱權歸攬子攬子
與倉吏潛通腹心相為脅齒民戶自輸則千端阻
抑攬子代納則一槩通融倉吏要民民憤之攬子
要民民甘之蓋依之雖若見侵去之又患無託也
民聽命於攬子則又倍費矣或立期促迫或先限
監催一檄經過千家搔擾則又陪費矣民安得不
重困哉噫民孤立於下衆蠹乘之若蝟毛非法弊
也官弊也非上困民也官困民也故官非其人則
官為蠹官無其術則下為蠹今欲快賜沮強誰在

得一受納官則郡縣官選清廉強力之士去之
職者有賞有陟否則有罰有懲使應選者為試
才之地發譽之藪則人人自勵必躬必親取民之
賦如出其橐自然群蠹屏縮斯民少寬矣經制之
道既盡科納之弊又革則國用足而民安富矣夫
民之叛上非樂為也由其中懷不滿之心故易以
頌搖盜賊誘之從為盜賊夷狄劫之從為夷狄誅
之罪耶方其為民也官誅求吏掎克忽之如草芥
不知人心之已解及其既叛也急追捕肆屠戮視
之如禽獸不慮邦本之益危豈不殆哉今日維民

之道非他要在安之富之而已非上人人慰勞撫
摩之也勿擾之斯安矣非上人人豐殖贍給之也
勿窮之斯富矣民心一固推之不舍遂之不離彼
其附之非上人人連比膠結之也富之安之民自
相維矣

維民論下

無苛政無暴刑無重役無厚歛維民之道盡矣誰
與奉行良法美意被彼黎庶哉外達于官內列百
吏親於民者惟縣令耳日者朝廷嚴選舉之法開
褒擢之路大縣皆自堂除憂民之深也然邑有小

大民無親踈吏此輕彼豈一視同仁之意哉以縣
邑至多擇其大猶以為難安得盡付良吏哉挈領
而裘正理綱而目張太守者縣令之綱領也今之
賢否守得舉之刺之存之罷之榮之辱之聲氣所
加有變化人材之道焉舉一郡言之令有廉有貪
有勤有惰有循有暴守將賢歟慕德則觀感而化
畏威則悚懼而化以求知己以寬罪戾心競力爭
千里之內皆化而為良吏矣守將不賢歟則貪者
自遂暴者肆情惰者日偷恬然無所忌憚而潔白
公正之吏立己則見尤守法則獲謗抗上則招戾

往往變節忍詬以謀苟安千里之內皆化而為良
之吏矣龔黃為郡諸邑無不獲之民趙張試政十
里無不才之令其勢然也故守將重寄也有七不
可除姻婭勿除勲勞勿除私暱勿除祈閑均選
勿除告衰引疾勿除被刺左遷勿除便私養
了婚嫁勿除無是七者惟以承宣牧民為心乃分
符剖竹其名正其任專且古之牧民者其難今之
牧民者甚易古之守令出入阡陌勸督農桑疏渠
築堤遣鰥去獸課其牛馬教之植藝疾癘則治之
瘵之貧窮則振之恤之訓以祭祀民自冠之禮讀以

比閭族黨之法其弊甚矣之四民生生之理
自然官辦毫髮不仰於官惟官勿稅之足矣撓之
由在於不能戢下刻木舞文貪如豁壑彎弧肆威
畏於虎狼賂賂公行其弊久矣十數年來尤甚錢
非盈積不受化員非溢橐不携故東泉南畝高門大
第鮮衣美食皆此曹之受用也守令雖不殘民而
民破家蕩產於此曹之手善控御者猶不能盡其
防况縱之哉故今日守令之良莫先於戢下夫六
法美意朝廷之惠也達朝廷之惠以及民守令之
惠也守令之惠弗施咎在守令守令之惠不得施

復何咎耶方嚴文峻法星流火飛今日以之事禡
官明日以緩供講職雖有豈弟慈愛之心恐懼弗
得施也而乃責其循撫之効無聞是猶委市賈之
求贏而禁其固利乾沒趨庖人之進味而惡其剝
膚髓安有是理耶故賦歛急則守令才賦歛寬
則守令賢守令賢則民寬守令才則民擾由上使
之也噫羿能篡夏之天下而不能篡夏之民心莽
能移漢之社稷而不能移漢之民心是以少康光
武之興呼吸而雲聚川赴抑有由也國家苟盡維
民之道焉則復復之功期期可集本固邦寧四何

慮乎嘯呼外何憂乎介狄哉

平觀也。以何憂乎。不始。

屏山集卷第三

論

漢書雜論上

陳萬年性調臨死召其子咸告教至夜半咸睡頭
 觸屏風萬年大怒咸曰具曉所言大意教咸調也
 初丙吉病時萬年與二千石同問疾衆退萬年獨
 留昏夜乃歸吉病甚宣帝臨問大臣行能吉焉萬
 年遂為御史大夫嗚呼以吉之賢猶樂佞人信乎
 遠佞人之難也萬年以此致身雖死猶不知愧又
 欲世濟其術悲夫

王商長八尺餘容貌絕人為丞相單于來朝拜謁
商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成帝歎曰真漢相
矣王商問望見重一時單于豈能知哉特畏其貌
耳成帝相商已久聞單于之言始以為真漢相則
帝初不知商之所以可用也單于之言果足為重
則堂堂之夫皆真相也耶

史稱王商有剛毅節初商有女太后欲以備後宮
商意難之竟辭以疾及商為王鳳所中事下司隸
商惶怖更欲內女為援適因李婕妤自見其女故
張廷以此擊之甚力廷臣史丹等皆排根之商免

相三日歐血而死然則商所謂信道不篤既得之
患失之者也孔子曰張也慾焉得剛商豈剛者乎
馮野王不為三公名重當世兒寬為御史大夫官
屬易之以此知士之立朝可不思有以重耶要官
顯爵居賢則重居不肖則輕人主以是柄而御天
下可不慎其選耶

元帝詔曰剛強堅固確然亡欲馮野王是也野王
以女弟為昭儀不得為御史嘆曰人皆以女寵貴
我兄弟獨以賤野王之行能高矣觀此言未可謂
確然亡欲者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易曰君

子以懲忿窒慾非近乎道者不足語此
趙廣漢為京兆告丞相魏相韓延壽為左馮翊劾
御史蕭望之皆坐誅故班固謂訐上不信以失身
隨功廣漢操術始終如此其死宜也延壽平生謙
遜和易所在有稱一發不中遂陷大戮豈其平日
所為出於矯揉耶抑不忍一朝之忿遂掩其終身
之美耶是以君子慎其微也

史稱高祖定天下異姓王者八國皆徼一時之權
變以詐力成功終於滅亡惟吳芮之起不失正道
故能傳號五世余謂高祖之定天下多用良車
謂以詐力亦未免乎權變詐力也賈誼謂大抵疆者
先及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功少而後完執䟽
而最忠非特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斯言當矣
蕭何起刀筆吏助成漢業高祖謂之三傑然何非
子房韓信之流也何與高祖微時親昵故特重之
高祖即位首封功臣怫然雖高祖推重勤勤如
此而人心卒不服也鎮國家撫百姓何實有焉若
曰發縱指示其功人也斯言過矣何謂天下方未
定可因以就宮室非令壯麗無以示威且亡今後
世有以過也觀此言何真刀筆吏哉或謂何能識

韓信固非碌碌然信之英特亦易識耳漂母識之於飢困之時滕公識之於刀鋸之下惟何之言能必行於高祖此所以獨受知人之名也

武帝勤兵四夷禍流中外而卒得無他者賴前有文景累培基址後有昭宣撫養瘡痍耳不然天下土崩久矣

李廣之騎射程不識之軍律可謂精矣霍去病無所稱焉所長者武帝使之學孫吳去病曰願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又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其氣識已度越諸將矣

宋義提兵救趙至安陽不進曰秦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而西必舉秦矣此萬全之策也項羽殺義奪其兵破秦義乃沒沒無聞誠不幸也羽雖勝秦然其計猶出義下羽知秦兵銳甚戰難必勝故渡河湛舟破釜餽燒廬舍以必死期一勝豈不殆哉羽雖一勝而秦兵尚衆會章邯與趙高有隙遣人約和羽乘其狐疑又破之竟以糧少與之約和及坑秦軍猶二十餘萬人夫邯軍亦精銳羽之所將非其敵也以羽必死之戰乘章邯依疑之隙僅能服之其難也如此非萬全之策也初

秦兵破周章田儋等項梁乘其敝破之梁輕秦有
驕色故義知其必敗也義又欲承其敝故以趙聞
秦范增之謀深矣不以義為非者勢當然也秦不
救韓魏周亞夫以梁委吳蓋用卞莊子刺虎之說
也噫羽既據功名之會故義乃沒沒無聞誠不幸
也

亞夫曰說項羽曰沛公貪財好色今入關無所取
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之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
子氣急擊之勿失羽竟不殺沛公亞夫曰吾屬今
為虜矣亞夫之知明矣而不知天命也君擇臣臣

亦擇君亞夫與羽比肩事懷王無君臣之分也言
既不從何不引去知沛公之人事天時如此而忿
然欲以區區之力勝之不亦難乎

武帝遣李陵屬二師軍陵願得自當一隊帝遣馮
德迎李陵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願留易曰長子
帥師弟子與尸凶此武帝之所以覆軍蹶將也
周亞父彊直自信當文帝而顯名遇景帝而殺身
非有幸不幸其操術然也方凶奴寇邊文帝遣亞
夫屯細柳細柳在長安西當時非臨敵之地文帝
以萬乘臨之先過棘門霸上則軍中豈不預知哉

萬弩持滿向帝先驅帝至又不得入既入又禁馳
驅此亞夫欲以軍威示文帝爾如攘苴之斬莊賈
孫武之斬吳姬有意為之也文帝因此重之亞夫
之名遂顯後婁諫景帝帝怒下吏又不對竟殺之
夫行已恭事上敬此大臣之節也亞夫不知遵此
姑以強直自信不移文帝寬仁故推成其美景帝
忌刻故陷於慘辱然則景帝之殺亞夫雖曰濫刑
固有以招之矣

蕭望之不屈霍光而甘於抱關孫寶不屈張忠而
安於主簿後卒為名臣士之行已必正其始易曰
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彼躁進之士苟得一時雖欲
自友入弗信焉可不慎歟

公孫洪與韓固同徵洪側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
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士之立朝由其素養洪
之阿諛雖未委質固已知之矣易曰素履坦坦
嚴彭祖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經誼雖
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當倍
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噫漢
雖成盟若彭祖者可謂有守之士矣彼夏侯勝謂明
經取青紫劉歆謂學易干利祿其言鄙矣孔子曰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况爵祿乎

武帝問申公以治亂之事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
顧力行何如耳令霍去病學孫吳對曰不至學古
兵法顧方畧如何耳二子所言者殊途所會者一
理可謂知為治論兵之要矣武帝能用去病故兵
威遠震不能聽申公故治道無聞惜哉

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俱死史稱涉起匹夫不滿
歲而滅亡其事至微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
質為臣者何也曰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
也劉子曰孔甲誠怨秦而思發憤者然使甲知涉

不滿歲而亡甲必不輕與之也委質為臣與之俱
死在搢紳先生豈細事哉蓋甲之知不明不知勝
之不足與也勝初入陳便立王號其志不廣矣張
耳陳餘皆諫止之不從則引其權以去知勝之不
足與也又務夸殿屋帷帳之盛彼傭畊者見之猶
譏誚之甲曾不如傭畊者乎若知其必亡徒以怨
秦與之俱死此特匹夫之發憤耳
成帝惑於昭儀自殺絕其嗣子哀帝惑於董賢而
欲遜以大位人君一有所惑舉其甚重而不顧焉
亦可謂昏愚矣

中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轅豐於殿中以此知成帝之時紀綱不肅甚矣殺人不忘曰賊况近在宮掖間耶國柄移於王氏不足怪也

陳湯誅鄧支單于元帝告祠郊廟赦天下群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昔楚子以宋誠示文羗君子曰戎事不述女器譏之也元帝以獲鄧支圖上祠郊廟下以為婦人之悅失禮甚矣其事雖微史臣詳著之

元帝時御史闕在位多舉馮野王行能第一帝以馮媛之故不用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

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此余嘗偉之後讀石顯傳乃昭儀兄馮遂嘗言顯專權得罪後朝臣薦野王帝以問顯顯曰野王親昭儀兄後世必以陛下私後宮親帝曰善吾不見是以此見元帝不能為此乃石顯之謀也舉用三公不信廷臣而折中於宦者元帝陋矣又見小人之譖君子亦各有道也可不戒哉

平帝紀王莽奏事史官只書安漢公蓋是時平帝之權已移於莽矣史臣非獨不敢書亦以見莽已有無君之心也

文帝身衣七綈慎夫人衣不曳地惜百金不作露臺治霸陵以瓦器可謂儉德之至矣然寵幸鄧通賜賞逾鉅萬以十數錫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何耶蓋心有所嬖惑不能自勝也然文帝躬行儉約實惠及人小疵不足掩大美故卒為漢世之賢主也其視唐虞三代之君則有間矣

袁盎馮唐張繹之數諫止文帝帝或大怒或怒起入禁中若不能堪也然卒聽數子之言者以能勝其私也成帝委政王鳳王章諫其專權帝初納之後不忍廢鳳卒殺章哀帝欲封董賢王嘉亦數諫

帝初憚嘉卒封董賢遂殺嘉二君初非不知其言是也卒殺之者不勝其私也勝己之私之謂克人君能自克如文帝而以成哀為戒豈不賢哉

鄭當時雖推轂士類然極無操守卜式雖朴直然所行多詐非汲黯之流匹也太史公作汲黯傳班固又以黯式同科是生不見知於武帝死不見知於遷固也

周勃入北軍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或曰使衆皆左袒勃當如何哉是未察其情也方漢臣謀諸呂時祿主北軍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紀通

持節矯納勃北軍復令說祿曰急歸將印辭去不
然禍且起祿遂解印以兵授勃當是時軍衆豈不
知勃為劉氏而來哉勃已執兵柄下令以激衆心
故云耳豈有奪呂祿之兵而復為呂氏哉高祖曰
安劉氏者必勃也其有以知之矣

高祖與項羽戰幾不免者數矣彭越之敗楚圍三
匝大風晝晦與數騎遁奮武之伏弩丁布之追騎
當是時也雖有三傑智無所用力不得施卒得無
它者天相之也故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
下此非天命乎韓信亦謂此天下天授非人力也

漢楚爭天下高祖非獨得諸侯也北貉燕人來致
景騎助漢項王非獨失諸侯也鴻門舞劍項伯自
蔽沛公此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
戚叛之

酈食其謀撓楚權欲立六國後張良難之及追羽
至陽夏南良復請彭越王魏韓信王齊使各自為
戰則楚易散何也蓋是時楚兵垂敗借魏楚一戰
之力以滅之因時應變此善用兵者也

武帝好大喜夸故一時群臣皆務為高言闊論以
中人主意希求寵祿甚若可嘆公孫洪曰周公基

年而化臣竊遲之王恢曰匈奴侵盜不已者以不
恐之故耳東方朔自謂天子大臣吾丘壽王自謂
海內寡二司馬相如奏大人賦春卿謂神仙可見
延年欲回崑崙河以限虜其言不徑受之欣然乃
知孝宣總枝名實漢家所以中興也

元帝為太子時諫宣帝宜用儒生帝曰亂我家者
必太子也及元帝即位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孝
宣之業衰焉然則是儒生果不可用耶劉子謂不
然宣帝不用者腐儒耳所謂儒者不獨明訓詁通
章句而已必練達世務器識兼全可也宣帝校為

輔相者魏相張安世黃霸于定國蕭望之之流是
也相明易經有師法安世識亡書三筮黃霸繫獄
就夏侯勝受尚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定國迎師
學春秋自執經北面備弟子禮蕭望之好學治齊
詩是皆通經術者也處事知宜立朝有守所謂通
儒也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劉向
王褒或以儒術進或以文章顯宣帝時與之議論
於石渠成才游播為歌頌第其高下則宣帝豈
不好儒哉元帝任韋匡等為相齷齪廉厥親附閹
尹不敢失其意故史臣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

醞藉可也然比日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則元帝所用其腐儒也耶

屏山集卷第四

漢書雜論下

或曰武帝不冠不見汲黯此足稱者余謂君臣相與在貴以誠心在在貴虛禮也武帝以黯為社稷之臣是非不知黯也黯進言未嘗一聽畫策未嘗一用弘湯之阿諛順旨皆超躡見用至謂黯為甚戇謂黯為不學謂黯為妄發卒見斥逐則不冠不見是虛禮也後拜黯為淮陽太守欲借其威重以靖寇也黯不受印綬強予之曰吾今召君矣此給黯欲令之淮陽也黯居淮陽十年竟不召也高祖

騎也項而問周昌據牀而見酈食其可謂亡禮矣
然其計策行其身名顯故高祖雖有嫚侮之譏而
英雄樂為之周者蓋其誠心相與不責其虛禮也
武帝力征匈奴主父偃嚴安徐樂引危亡之事諫
之甚切帝曰公輩比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悉拜為
郎然征伐竟不已又包南山民田為上林苑東方
朔陳三不可帝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
百然遂起上林苑蓋武帝知受諫為人君之美次
不吝爵祿以旌寵之也然有賞諫之名無受諫之
實何益於治乎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

為貴此之謂也

哀帝為定陶王從傅相中尉入朝成帝問之對曰
今諸侯王朝得泛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
千石也問中山王不能對帝乃賢定陶王時哀帝
年十七元帝即位時年二十七矣不省召致廷尉
為下獄竟殺蕭望之以此言人君一日二日萬幾
豈可不練達世務也哉元帝好儒宣帝曰亂我家
者必太子也漢業自元帝而衰知子莫若父信矣
杜欽說王鳳曰王章所坐事密天下不知章實有
罪而以為坐言事也且因章事舉直言極諫則流

言消釋疑惑著明鳳行其策史稱欽補過將美皆
此類也且王章上封事指言鳳專權蔽主宜廢勿
用鳳乃陷以大逆章死不以罪天下寃之欽為鳳
謀主言無不聽也不能救章之死又為此謀蓋惡
誣善天下果可欺邪欽姦人之雄也初鳳專權欽
嘗戒之又令鳳乞骸骨及王章上封事鳳稱病篤
欲遂退當是時劉氏王氏之禍幾解矣欽乃力說
鳳起視事竟殺章欽內結鳳心而外取虛名故其
謀反覆如此元帝舉直言欽專指後宮謂外戚親
屬無乖刺之心陰為鳳地谷永之流也而機險過

之史臣責永而恕欽且謂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
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窺也其然豈其然乎
張湯杜周酷吏也皆子孫榮顯侯爵數世史稱湯
雖酷烈及身蒙禍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此牽合
之論也湯深刻排陷流毒一時其稱引一二祿史
何足掩其過伐安世延年之德器自應綿遠未必
由湯與周舜之帝禹之王豈必自瞽鯀耶
公孫洪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
閣以延賢人一時稱焉然不聞有所引薦也一董
仲舒卒擠排之何賢人之能得耶若所招延惟諂

諛軟美之士則洪之客館與屈釐之奴婢室無以異也

史稱賈山自下劑上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身刑戮者以其言正也審如是則比干諫紂子胥諫吳皆不免刑戮者豈其言不正耶君有明暗寬暴由其所遭有幸與不幸也

太史公以儒墨陰陽名法道德為六家較其短長而論其指要劉子曰夫儒何所不通哉不通非儒也其論墨者曰彊本節用人給家足之道也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易

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則墨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陰陽家曰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孔子曰行夏之時易曰變通莫大乎四時又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則陰陽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法家曰尊主卑臣分職不相踰越不可改也孔子君在蹶躅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易曰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則法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名家曰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又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則名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道家曰使人精神

身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易曰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又曰無思無
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道家之長吾
儒之為也以是觀之則五家之長吾儒通之明矣
其論儒者之短則曰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
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
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跡論儒也孔子曰一以貫
之又曰予欲無言然則所謂六藝者果可以病儒
乎論儒之跡而不論儒之道非知儒者也不蔽於
一偏不滯於一隅以之治世以之脩身無不可焉

茲所謂通儒也若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
紛紛之論不發亦可

昌邑王賀廢宣帝即位心內忌賀詔山陽太守張
敞謹備敞見賀察其言語跪起不常敞即奏曰故
王清狂不惠由此知賀不足忘若賀者可謂無道
之主非清狂不惠者也賀憂不免張敞之來故於
言語跪起之間陽為顛闕一以免禍也初霍光廢
賀時令賀受詔賀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
不失天下觀此應對豈清狂不惠者耶賀雖昏於
治國亦善於保身其得終其天年抑有由也

丙吉為丞相掾更有罪滅終無所案驗後因以為
故事且吏不敢為姦滅者畏刑法也刑法不加彼
河憚焉姦滅之吏蹤跡詭祕幸而一敗又獲善脫
姦國害民多矣賞罰之柄詔王馭臣相之職也治
遠自近掾吏之姦滅不案欲責百司郡縣之廉可
乎

丙吉馭吏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吉容之後赤
白囊至馭吏刺知虜入雲中代郡以白吉曰二十
石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召曹案科條
其人會帝召問吉具以對宣帝稱其憂邊思職吉

歎曰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由是各
賢吉夫丞相百寮之表也馭吏歐車其傷體貌甚
矣且時方多警邊郡二十石長吏可不預知耶老
病不任可不預擇耶倉卒之間偶得馭吏之言而
見勞勉又何足賢噫吉漢之名臣茲不足以貶其
益德史臣載為美談亦已陋矣

趙充國嚴騎兵屯田欲不戰以破先零其計得矣
然須遲以歲月以待其敝而宣帝責成甚速遂詔
別將辛武賢等出擊斬獲數千其餘盡降先零之
破雖充國計畫已定然當時多言武賢出擊之功

或使充國見宣帝言屯田不戰先零必破策之上
也用兵則有勝有負負則其患滋多後勿輕戰未
為失也治乃嚴遣武賢更不論賞此則過矣使之
率三軍冒萬死既已成功安可不賞故武賢深恨
充國告其子印它事印自殺充國亦嚴遂為世讎
蓋作不順而施不怒也夫爭功招禍自古多矣余
獨於充國惜之

史稱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跡始終
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累亦其次也余
觀不疑為政初亦尚嚴賴賢母之訓故不至殘酷

耳其議論容飾頗近豪俠然不疑誠奇才考之當
世其倫匹尚多也西漢士大夫持祿保位習以為
風廣受獨行止足之計名重一時廣頑立懦後世
猶想其風采焉其人非不疑之所能先也以游夏
之文學冉季之政事辜責之言語列於四科不得
先顏閔之德行聖人之意深矣

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曰宜從橋詔曰大夫
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
不得入廟帝不說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
乘危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噫廣德刎血

之言誠過矣然廣德不先發此言以激上心則張
猛之言未必見聽也事君有犯無隱廣德有之然
元帝亦可謂能納諫矣

武帝任車千秋一言寤主何哉智有餘也武帝惑
於鬼神故千秋訟太子之寃託以白頭翁教臣言
武帝亦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也武帝晚年多
病尤信巫蠱之說衛太子傳曰久之巫蠱事多不
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車千秋復訟太子寃是
千秋逆知武帝有悔恨心故乘間而開說也不然
千秋為高寢郎常追捕太子時何不言耶因其悔

恨之心挾以鬼神之事故一言寤主豈非智有餘
耶傳中亦言千秋敦厚有智千秋無他施為所謂
有智者豈當時史臣亦微見此意耶

薛方蔣栩之流漢高士也附于他傳僅見姓名東
方朔一傳幾萬餘言攷其所載皆滑稽戲弄不經
之談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亦盍翦其繁蕪乎

蕭望之自諫官出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選經
術之士以為內臣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此有激而
言非通論也

史稱元帝優游不斷蕭望之謂中書本用宦者非

國舊制欲退弘恭石顯更置士人元帝謙遜重改
作議久不定此優游不斷也後恭顯譖望之請召
置廷尉即置廷尉請免為庶人即免為庶人請誅
之牢獄即誅之牢獄又何勇決耶蓋由聽受不明
故忠直之言難行諛昵之言易入也

三長史譖殺張湯武帝後殺三長史恭顯譖殺蕭
望之元帝竟不加罪此人君之所以貴英斷也切
之既死帝為之却食涕泣哀慟每歲時遣使祠祭
無所不盡其至焉生不能用又殺其身既死乃為
此紛紛何耶哀公誅仲尼子貢所以譏之也

班固謂平當後巡有耻又謂當持祿保位被阿諛
之譏孔子曰行已有耻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
明耻之丘亦耻之若審阿諛為得謂之有耻乎當
也

班固謂平當後巡有耻又謂當持祿保位被阿諛
之譏孔子曰行已有耻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
明耻之丘亦耻之若審阿諛為得謂之有耻乎當
也

為相纒數月觀其不受侯而過於公孫洪推圭之
流矣

高祖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其客二人亦自剄高祖
驚以橫客皆賢也盡召之其徒五百人聞橫死皆
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余謂死溢美
之言也五百人時在海中聞橫死懼而逃散耳或
有與橫同死生者亦不過數人海上遼邈因遂傳
以為皆死未可知也橫竄海中其徒五百人若果
能皆為橫死則方其盛時據三齊之地所得死士
可勝論哉以橫兄弟之賢得死士如此之衆夫孰

能當之然橫兄弟亦屢與諸侯兵戰矣未嘗一
則所謂死士者皆安在耶史臣欲成田橫得士之
名因世俗之傳遂實其說

袁盎雖引義忼慨然捍闔之士也嘗謂文帝有
世之行三且曰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
鄉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陛下過許由四矣方
漢大臣誅諸呂迎文帝帝與宋昌決策而來豈有
許由之志哉再三之讓姑欲謙謙盡力耳盎乃謂
過許由之讓四何諂諛之甚矣文帝甘受其言使
庸庸之君豈不張其驕心哉書曰有言遜於汝心

必求諸非道帝王以此觀人則邪與正豈不洞然耶
張良至圯上見老父授以一編書乃太公兵法也
初老父與良約五日平明與我期比良往父已先
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又五日鷄鳴往父又先
在又五日良半夜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兵法
曰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老父之意良默得
之故未傳兵書而老許之也

張良所畫計策高祖用之以成漢業及招四皓以
安太子則高祖亦墮其計中矣良欲從太子遊
蓋婉其辭以脫世網所謂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高祖與雍齒有故怨嘗欲殺之後諸將欲反用張
良計乃封雍齒王陵坐與雍齒善亦最後封噫以
高祖寬仁大度猶未能於此釋然乃知不念舊惡
亦是難事韓信王楚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以
為中尉曰此壯士也觀此則信豈庸庸武夫耶
有告韓信反者高帝初欲發兵陳平勸帝偽遊雲
夢信必郊謁即執縛之此計亦適行耳據韓信傳
高祖且至楚欲發兵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擒是
信已明知高祖欲擒之矣使信決策發兵以襲高

祖事固不測也或說信斬鍾離昧謂上上必喜亡
患信從之鍾離昧楚亡將漢捕之甚急信初匿之
今發之是自暴其罪也以此求免難哉噫信誠無
他然高祖卒疑之者豈兩雄不並居耶韓信料敵
制勝可謂明矣而不知高祖之疑己是天奪其鑒
也高祖兵敗成皋自稱漢使晨馳入信軍信未起
即其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乃知獨
漢王來大驚則高祖疑信之跡彰矣及封齊王會
垓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為楚王則高祖
疑信之跡又昭昭矣信殊不覺故武涉蒯通之言

如水投石焉初謂漢王親信我不奪我齊既奪我
又謂我無罪既見縛始知漢王畏惡其能遂稱齊
不朝嗚呼何信知之晚也奪軍徙地出其不意相
疑甚矣三尺童子亦須覺悟而信不知信豈暗昧
至此哉天奪其鑒也

項羽引兵欲渡烏江亭長艤舟待請羽急渡羽不
渡乃戰死蓋是時漢購羽千金邑萬戶亭長之言
甚甘羽疑其欺已也羽意謂丈夫途窮寧戰死不
忍為亭長所執故託以江東父老之言為解介使
小果無東渡意豈引兵至此哉羽至東城才二十

八騎與漢兵戰斬二將殺數百人漢軍披靡使羽
盡用其衆決死垓下豈易當哉所以去垓下者猶
冀得脫也乃為田父所給陷於大澤羽知人心不
與已安知亭長不出田父之計哉此羽所以戰死
也

武帝之時異人並出史臣方之版築飯牛斯言過
矣公孫洪兒寬之儒雅專事阿諛比佞人也張湯
趙禹之定令多務嚴急比酷吏也李延年倡優善
歌乃許之協律桑羊剝民聚斂乃許之運籌行
如嚴助張騫之徒皆啓唱邊事以資進取

三代之時不免乎流放竄殛者也尚何才之足云
惟汲黯蘇武一時傑出而武帝疏遠之肆其私心
禍流四海則以朝無人也史臣之言過矣

爵祿者人主之柄也褒貶者史官之柄也史官之
柄與人主相為權衡以勸善懲惡孔子作春秋後
之作史者取法焉莫尊於丞相陶青劉舍相也不
得立傳莫貴於通侯扶柳呂成侯也不得立傳嚴
彭祖不為宰相李廣不封侯當時惜之然比皆有傳
焉孟賁以議郎立傳江公以博士立傳蘇武以典
屬國立傳嚴安以騎馬立傳賈山鄒陽之徒以諸

侯之客立傳不以爵祿之崇所以勸善也春秋澶淵之會卿當書以其無信不書召陵之盟屈完不當書以其賢故特書蓋此意也倭倖殖貨何以立傳希恩冒利之人苟一時之榮非求名於萬世也史必立傳所以懲惡也春秋書三叛人民蓋此意也此史官之柄與人主相為權衡而勸善懲惡也班固作漢書惟紀最為嚴密事皆詳載於傳而撮其要書於紀固自名之曰春秋攷紀其言有深意焉余嘗攷之吳王濞約六國舉兵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為其郎中令劫守不得發兵濞敗還

得不誅班固書曰昔舉兵反何以書皆舉兵反之意比反也戾太子斬江充矯制發兵武帝詔劉屈氂捕斬反者班固書曰太子以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何以不書反初無反意也張湯等折三長史長史發湯陰事湯曰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武帝盡誅三長史班固書曰張湯有罪自殺何不書陷湯湯有罪也弘恭石顯奏蕭望之不悔過請誅於牢獄塞其怏怏心望之自殺有司奏望之有罪請絕其爵邑班固書曰中書令弘恭石顯譖望之令自殺何不書有罪恭顯譖之也太

子矯制不書反而書以節發兵譏武帝惑巫蠱而致亂禍也望之自殺不書有罪而書譖譏元帝信而殺其師傅也凡此之類不可殫舉固自謂春秋攷紀者豈以得春秋之意耶

班固作史贊非獨詳於記善也又重美之非獨畧於記過也又婉其辭其記善也雖小善必錄其記過也非大過不書文帝之仁言儉德贊中總列十數條嘆曰嗚呼仁哉於景帝贊又曰至於孝文加以恭儉於武帝贊又曰文景務在養民非詳於記善又重美之乎武帝之窮兵奢侈其贊曰淮材大

略不改文景之恭儉詩書所稱何有加焉非畧於記過又婉其辭乎元帝之號今溫雅成帝之穉穉之容皆見稱述者不以一失發其它長也故曰雖小善必錄呂后之寵產錄景帝之殺荆周皆略而不言者不以小疵玷其人也故曰非大過不書史贊諸帝皆稱述獨高祖贊推其世系運統而已無所稱也蓋以高祖之盛德大業不假言而自著亦非一二言可贊也故贊衛霍不言征伐之功贊相如不論文章之美其它則片善寸長贊皆言之有餘易見不足難知故也

高祖輟洗受言吐哺銷印其從諫若轉圜也至於
廢太子則雖得百張良無益文帝身衣弋綈慎夫
人衣不曳地其儉無以加也至寵鄧通則賞賜輟
鉅萬併舉銅山與之何相矣哉蓋惑於所愛雖聖
主賢君猶不能自免也及四皓入見而嬖熒舞法
申屠一言而弄臣碎首此二帝所以稱賢一聖哉

屏山集卷四終

屏山集卷第五

記

友石臺記

友石臺肇慶吳公南園勝處也臺因墩形不事培
刻苟有大柿樹如側蓋然風藤月篠從而附益之
清蔭周覆可容六七客肇慶輦群石置其上所以
悅觀瞻而供遊憩也石出吾里無嵌空竒怪之姿
特以其介然若英毅之氣鍾結而成者皆取以自
近焉倚立參錯如拱如伏遊其間者莫不神竦意
動吾知肇慶之不苟為此戲也徐而物色之老而

卷五
一
毫毫有若純臣者示人以忠不玉其佩有若祈子
者示人以孝容儀偉麗有若奮威者示人以勤詞
氣剴切有若祖徠者示人以直有數馬而對若御
史之謹者有完城而戰若統軍之雄者異派同宗
齒齒凜凜是以知肇慶之所取亦吾平昔之所樂
親也附狷介而沈者次之為勢力所驅者次之能
言以怪除三品以冒除隕星以妖除化婦以執除
一有是玷雖瑰瑋亦弃是以知肇慶之所擯亦吾
平昔之所欲踈也夫以咫尺之地數拳之石寓意
深遠如此則周旋於斯孰不砥礪苟逐物從好

為小而陋也則雖擴六合為基立五嶽為塊
林蔽其左江漢流其右自達而觀之亦掌中之一
物耳曾何足大焉惟隨見而足怡然理會則又何
大小之別主人方刈柳源之稻釀明月之泉數招
客徜徉于臺上儻以此說為是與則倚而歌據而
噴皆吾之三益也因以文記

蒙齋記

暇日與二三子為蒙齋游有客仰而言曰名齋之
義其上矣乎泉泝乎山虛靜而冽導之至易也人
亦然童心瑩如雜慮無寄發其蒙者非有所畀付

增益之也勿振其翹勿鼓其蕩順之於正而已余
聞之悚然念聞道最晚童之淳一既已澆耗童之
愚昧固自宛然以因循易輟之功制扞格難勝之
質凜凜乎其難也有客曰不然此精義也小子何
足以知之學者惟見善明為可一燎懸室積暗頓
除况吾崇智皎如日月之光何遇而不披剝耶此
擊蒙之要訣也蒙自我蒙有之則固見自我見廓
之則神豈外也耶余聞之則又大喜過望因念人
之真性非不了了七情環起而攻之則紛華利欲
物物得而蒙之頑又不至是卓然自立於群趨之

不而以學問自娛苟無見焉則竒邪浮末術術術
而蒙之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為談說所
蒙兩漢之士為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為虛無所蒙
隨唐之士為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衣
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暝初不知其豁然
者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兢兢肅
肅以養其聖耶雖然吾初讀易而有得於復也以
名吾東齋今又以蒙名吾西齋而吾玩易未既也
嗣而有得又將志之况吾家山窈窕深邃登臨從
倚寄吾賞心者固非一方所可盡也以無盡之賞

寄無盡之義玄相推發豈不多而益辦耶苟為不足又將推之於親族於交遊之好事者則吾起居宴息出入往來無非與易俱矣觀其名玩其義默隱於吾心以求合焉不亦樂乎客既出因筆之為蒙齋記

序

送張當世序

庚戌張侯來守莆田余佐郡事後兩月至時逸寇楊劫犯閩官軍綴之虜墜山下聲捷四境已而回源盜作幸吏其徒益憾吾之赤子探丸佩犢皆獲

范葉其疽食旁郡士子春靈旗大伐衝遂蕩拓乃平又一月天子召侯為郎余亦及瓜焉噫余與侯同寮最久而寇攘甲兵之事相為終始也方緝衣交馳羽檄狎至哀兵括食刻期取辦法以強敏濟之余因以免戾焉顧於侯未有助也今侯將承前席之寵思效一言可乎夫平盜易使盜不作難蓋勦戮之威易伸而涵養之恩難洽也閩之勢猶人嬰痼疾者陰邪內乘根固磐互牢不可解今以鍼艾藥石攻之灼之蕩之滌之疾雖除其真氣愈矣道和扶衰如保嬰兒如擊盤水如維持側車端

惴然不敢有毫髮之傷則生理可致不然一病已
一恙生消於指臂聚於腹心必甚於前而至不可
為也吾民困矣輕徭薄賦寧使鈍官守法勿使利
官逞能庶幾有瘳乎余聞人所知者閩事四海之
廣亦猶是也願侯以此告于上

送翁德功序

書生輕議兵自荀卿發之三至五權六術雖畧本
仁義然聖人不輕議兵夾谷之會田常之討虜徃
直前無如吾夫子者至於衛公求由之問皆深閉
固距不假以辭色非沮之也慎之也卿譚之何容

易乎木卅乃有長嘯卻虜圍其破敵揮扇靖烟
投筆取封名則抵掌談笑橫槊賦詠視聖人之所甚
慎藐然輕騎焉使書生讀之激昂歆羨袖書公卿
之門飛奏雲天之陛莫不撫髀嘆息恨其試已之
晚是則鼓之舞之荀卿為之罪人也五言黨翁侯袖
功老於經術不得一第向來小試武事 朝廷官
之德功沈毅忠信容氣不存於胸臆是言靡出諸口
吾知其可以有為也因贈言焉夫金玉已生螻蟻
人命徒詐長平之卒不媿申息之老以是言兵者
德功之所嫉也余亦嫉之謀幸借筋勇將憑河扁

丹慕西子之載抄騎縱南塘之出以是言兵者德
功之所嫉也余亦嫉之誠莫動天忠非許國匿魚
腹之丹書灑指端之公字以是兵者德功之所嫉
也余亦嫉之操心儻不然提十百千萬之衆凌凌
兢兢如是愛子慈孫將跳白刃焉雖不慎者慎矣
德功是行也有引而用之者乎摩厲以須卓然自
見於世矣異時海宇清泰毒手尊拳袖而不用凌
烟之像有白面書生雍容於虎臣之列者其德功
也耶

屏山集卷第五終

屏山集卷第六

雜著

示六經堂學者

汝心之休處此如遊汝心之流處此如囚此堂何
有維經與史隱索周施於茲備矣誦書琅琅其神
乃揚雜慮橫心聖言則忘講書默默精義乃得借
聰於人終焉必惑視彼迅晷若弗云來今汝不勉
則何有哉時習之說反身之樂瞻忽茫然匪伊情
度

字朱熹祝詞

冠而欽名粵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騰異交朋尚
焉請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容
暉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
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也
揣其氣象知顏氏如愚迹參並遊英馳俊驅豈無
他人夫誰敢居自諸子言志田欲無伐一宣於聲
終身弗越陋巷暗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
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衣輔孔門翱翔兩駮學
的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靡
炳育珎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熹熹真物耶

知源之方駸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
亦不已悵友道之衰變切切而唯唯子德不日
則時予之耻勿謂此耳充之益克借曰合矣宜
於蒙言而思竅動而思躋凜乎惴惴惟魯顏是畏

遺訓

吾聞之糟粕指淳精聚誠意畢芻狗除此言雖小
可以喻大孰為學問之粹而益於吾身哉木樨而
曲其老不舒人穉弗攻其成必愚故善學者必謹
其初凡日用間業業乾乾散秩必恭執事必處中
惟不自輕雖奴隸亦尊唾地如汗其畏如是寢則

易安食則知味類面奏圖脫襟疑履每每存之斯
無過矣自朝至昏以一條貫焉勿謂未也本寔由
之母悅於新毋駭於奇驟得必夸久而寢微習而
察焉豈曰無徵出指於西底止必秦其次也頃刻
之功初若不足外務奪之或斷或續及其至焉皆
其所積故君子許其進而惰夫疑以自絕原有生
之初愚知混混學如蛻焉其質乃變變非他知寔
由昔見存之則誠體之則仁孰明此我聖心之純
性本渾全或誤于末聞知誤勿執其之則真斯言
不守何多求焉棟宇雖克不如掩編如人有車身

必自足弗輔弗轉則何以行凡初有聞果然自足
鬼岸恣睢自離于曲可口之實出於凡木人或有
言忘善忘惡彼真不賢可助余之勗見賢可信信
之不疑勿窺其小疵謂不足以為余師我信乃自
益我疑則自隳師乎師乎惟己之為溫故知新吾
昔所聞與今聞合豈不欣欣如膏熾薪心源益明
古人得善惟恐弗居如球火捕亡其敢緩諸苟曰
此日如己聊以優游則知終身無復好修惟人中
高泯泯焚焚以敬直之如風掃蚊一道通明振古
如茲曰予衰矣尚識前言子其循之學必有聞

跋浩然子

吾黨有浩然子著書九篇劉致中以示胡原仲原
仲轉以示予予讀之恍然惘然如叢挫如涉獵要
其歸宿則弗畔焉三復而拊編歎息也異哉有意
求合於易耶易之為道非言語之可階非思慮之
可緣百家傳注之學支離矣繫辭曰以言乎遠則
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觀
此氣象則易果為何物耶陰耶陽耶剛耶柔耶何
爻之可指何象之可名耶在八卦之內耶趨八卦
之外耶非吾聖人發之而言之躡適得怪焉故夫

予欲無言則曰天何言哉又申之曰天何言哉
下何思何慮又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申之者確
之也自然默聽去智默而識之於太極之始其背
馳哉雖然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
室者當自戶始學易者當自復始克己復禮顏子
之復也夫膠膠擾擾者非逐末復德之本也焦焦
戚戚者無非妄為復則不妄矣是知復之一義為
聞道之要言進脩之捷徑學者踐之真積力久將
有捷裂津海沛然流出於膏臆間所謂易者是自
知之矣且陰剝陽復理有自然故曰剛反動而以

順行非角力交戰之謂也世有求復孜孜勉勉弗能自克何其難也一性既蕩六官競馳本末易位誠妄相寇悠悠有生習以為常如久客之人安於途旅不知故鄉舊家有田園之可以棲息親舊之可以娛嬉一旦挽之使歸望望然而去之明了之士儻能識其本反其誠欣欣怡怡如疾風揚翎迅流縱航亦安而行之此順行之復自然之理也浩然子所謂迴光背鏡其近易之復耶其得於復之順行耶如其然余將從之遊道同而相樂其意如其不然余將從之遊道異而啓余之未達

試梁道士筆

善將不擇兵善書不擇筆顏所用如何耳南渡以來毛穎之絕慢亭苗冠以筆遺子玉表霜裏視之皆觸藩之柔毛也東縛精妙驅使如意亦管城之亞匹馬因念神州赤縣半沒埃穢中或言南兵剽輕不足仗者而春秋吳楚之霸六朝晉宋之捷不聞借銳於它方選徒於外境昔人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豈用之自有道耶書生過計推此理於試筆之間庶幾銳驍之裔不專美於舊譚組練之軍或有為於今日

題允貢明墨

蒼宮之英孕此馨德未獲稟指聊守其黑沽之哉
沽之哉吾將從管城子游發潛光於六籍

蒼庭筠傳

此君之先出自震澤有號蒼筤子者與蒼頡同時
頡觀鳥跡制字蒼筤子有記載之功帝皆賜姓命
以字為蒼氏蒼筤子生篠禹脩方貢以其材也上
之其後有國封孤竹君生藿翟逸去釣于衛詩人
詠淇澳以美之天下想見其製采藿生篠生庭
筠母慈氏庭筠在細絳中已有奇骨濯濯如傅粉

然及長清癯上立七賢六逸皆從之遊王子猷
喜之嘗曰不可一日無此君世因以目之不名也
此君性強項未嘗折節下人得黃老深根固蒂之
術蟠隱林麓間與徂徠十八公新甫栢直臭味之
同素相友善帝嘗特起三人纓至上林愛其風操
遷直御史府拜十八公為太夫獨此君不受爵帝
館于竹宮留以自近焉嘗訪養性之道此君曰直
心虛已至道自凝帝飲其言又嘗撫其腹曰此中
何有曰空洞無物當容數十百人耳帝為之咲有
說之者曰君有長材典樂府則簫韶九成直史館

則汗青有日入武庫則羽鏃宣威薦宗廟則簞簋
甚飾蓋迎刃而解盛茂以加者也時方多難何不
捐驅出力掃氛被箠四夷以成不朽之名而反韞
其貞幹甘與草木俱腐邪此君曰鳳鳥不至吾已
矣夫與其排雲叫閭闔披腹呈琅玕孰若樂行憂
違確乎不可拔也遂使營嶰谷將老焉此君常齋
居每歲惟五月八日霑醉醉則外其形骸或為人
徙置它所不知故當時為之語曰此君經年常清
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有時倒載過習池茫然乘墜
俱不知晚歲益枯槁言無枝葉以蘭焚漆割為戒

竟保其天年云帝思之命墨工圖其形像以張座
隅仍賜號曰靖節處士諸子皆齷齪露頭角曰萌
最爽美陸沈於世為識者賞味爭挽致之俎豆於
諸公之間猶子曰貧苦節肉食者憚之其他支沐
繁衍青紫曄然居湘中者班班以文采稱居渭川
者千畝致富時比之封君居武夷者幹弱而毛髯
人以為蛟骨仙云
贊曰善哉白樂天之言曰此君有賢人之槩四焉
其本固固以樹德其性直直以立身其心空空以
體道其節貞貞以礪志夫豈溢美之辭哉嘗聞斯

人深造理窟或叩擊之默其妙詩云言念君子溫
其如玉余宜其有為之執鞭而忻慕者矣

鬚戲

有相者諗病翁曰僕聞人多矣寧馨殊姿噤吟怪
形田面之龐鼎用之清固難以一二論也若翁者
雖乏烏有燕頤之奇亦無鷹頭鼠目之陋然而躑
滯言蹇踣窮拘得則多髯之累也夫髯多則貌古
貌古則神厲神厲則語不和語不和則交寡合交
寡合則動無成且手翁之沒沒也亦盍鑷亂其
稍自矜飭乎溫而儼然濟而澗然肅而儼然

莞然夫如是則孰不爭先覩子為快焉左持右
或輓或推聲咳之間山移海回慢子者加其敬笑
子者止其哈運何塞而不開名何顯而不來竊
安此翁曰嘻鄙夫樂隨正士自守子徒欲軟美求
容而不慚五行之益醜也吾聞之君子脩己者非
無榮名之患而無素履之難我則不偶夫何
且髮膚之傷前哲垂戒豈其蔽之輕若弁髦相者
曰天生百骸所以立我現吟軒號附市提乃示顛連
絡結麗觀侈哆爬义負荷揮隨踏拖惟人具焉關
一不可若夫髯也存乎亡乎皆可以生矣前貽續

涿之譏後發毛蠹之誚苛利夫子必請去之何相
撐距而自奪其便乎翁曰子觀夫有形之形而未
識夫無用之用也易稱頌責其義尚矣扶踈郁紆
可象之儀也勃拂鬢髮可畏之威也緣飾英姿發
揚勁氣偉人特士造物多以畀焉故黃者紫者鬱
然者皎然者似蜩者如戟者帛纏者綵緇者垂至
帶者儼若神者白哲甚美者布置勝人者於此不
凡者能令公喜者足以蓬頭相商疏眉輔漢于思
強宋絕輪霸蜀美須李齊長鬣勝楚或抵几而奮
或論事而張其剛毅挺挺有如此者或手將獻規

或口銜伏誣其忠烈炯炯有如此者是既然矣子
獨何患乎且貴賤禍福天實為之予乃謂去窮有
政謂攀榮有梯謂機捩可施謂缺圮可移不已甚
乎人各有能有不能若乃規規俛頽嚙強西僞
旅望塵咿叻乞憐雖位三槐食五鼎馬千_四祿萬
鍾澤九族宥十世吾弗能也相者趨偶如慚雅譙
病翁掀髯為之一笑

閒境志

閒境志者肇闢乎方寸之間而莫知其際限之
所接自有宇宙便有此境若甚遼邈曾不跬步至

焉無炎涼之俗無風波之途如化國其日舒長如
桃源與囂塵背如混茫之世無為而常自然真雅
懷素志之栖寓峻行逸軌之遊歷也境內之人心
和而氣平神靜而軀舒不拘拘跂跂不營營汲汲
閉聰明之牖息思慮之機洒濃厚之情停飛動之
根喻良詔之解繁譬道輪之繫柅然而篤於脩勸
者譏其墮役於智巧者謂其拙澁於闕二者疑其
矯非夫特立高尚之人莫能居也昔許由嘗下鄰
焉其視天下輕矣伯夷季札因之以逃國顏闔子
仲因之以辭祿位躋我卓乎莫可尚已若夫坐忘

寄傲之流閉關却掃之士徜徉乎竹林蓮社之間
放浪乎草堂松徑之側曲肱箕踞長嘯微吟送日
月於枯棋泯乾坤於一醉皆乘堅策駿有意臻其
藩域者也乃有黃冠羽服壞衲方袍逍遙其間自
立門戶曰清都曰淨土蓋閒境之列名也自世途
歆豔斯境榛塞或純盜虛名或指為捷徑一出焉
一入焉誠未足與議今之人遊談賦詠挾以為高
慷慨激昂若心將往者狐疑猶豫終莫能至焉豈
以其淡泊無味寂寞難安故喜言而畏蹈可暫而
莫久歟余嘗熟遊送之者皆自崖而反也因述其

旨趣以導夫來者

脩祖居上梁文

有酒盈樽歸意不忘松菊惟鄰是卜吾儕皆有室
廬眷此新居實循祖創而勢不改規模稍增闢洗
硯之荒池易藏書之壞壁崇卑合度豐儉適中要
湏窗列遙峰何必門容駟馬爰居爰處無震風凌
雨之侵載笑載言有臨水登山之樂鄰翁助力家
圃徵材因舊則役不告勞從簡則用無浮費屬茲
考室聊著斯文

兒郎偉拋梁東庭樹春回泛暖風不費主栽栽種

力山花野草自青紅

兒郎偉拋梁西一帶人家盡枕溪閑伴漁翁攜釣
去却随畊叟荷鋤歸

兒郎偉拋梁南因寨名山鎖翠嵐勝地已聞棲隱
客連營不復駐征驂

兒郎偉拋梁北一水來朝縈帶碧稍增石堰聚遊
魚更搭松橋通過客

兒郎偉拋梁上擾擾塵寰聊一望倚樓詩興入雲
高揮毫欲蘸銀河浪

兒郎偉拋梁下接畛連畦多美稼為棟長腰百斛

獲米向吾廬添小酌

伏願上梁之後起居燕寢和樂安平百葉傳經綴
高風於闕里全家遺世想遺迹於鹿門

屏山新居上梁文

望淵明之三徑久隔妖氛嘆揚子之一區已成焦
土屬寇攘之甫定宜爽塏之圖更親仁善鄰重遠
梓里架巖巖鑿壁別有桃源矧茲鴈序之還尤急板
輿之奉巨木浮波而鱗萃衆工執斲以雲奔豈無
輪奐之雄我弗為也姑選林泉之勝五將老焉戒
事既勤落成伊邇盍有文辭之紀助茲閭里之福

兒郎偉拋梁東溫詔新開大國封萱樹長依春
綠蟠桃偏映壽杯紅

兒郎偉拋梁西學士從戎萬里歸羽扇一揮攘

虜發弧再舉定狂齊

兒郎偉拋梁南鳳水縈紆接劍潭五袴至今歌
愛折轅猶是警貪恹

兒郎偉拋梁北一壑一丘吾願得莫遣移文誚
淪何妨宴坐觀虛白

兒郎偉拋梁上萬卷詩書樓閣壯為語諸郎更
心仙燈會照青藜杖

兒郎偉拋梁下鄰里欣欣陶美化好寬貸責活疲
民莫閉困倉圖善價

伏頭上忍之後人安土著歲樂金穰干振不施豈
獨吾儕之高枕幘幪所及俱回寒士之歡顏

招劍文送劉致中

五山之精六氣之英鍊為神器電暉霜凝噫此非
所謂干將莫耶者乎其隱於豐城也高以堅珉閱
之深壤劍且靜矣何自而氤氳氤氳發為光怪上
摩星斗而駭動人耳目哉蓋物必有有用用必因時
射彩騰輝不能自遏非若瓦礫無知朽腐不靈終

沒沒以無聞耳然殊珍上瑞初不苟合孰能感而
致之自非厚碩忠信無愧幽明如張茂先者焉劍
胡為而來哉惜其逢辰不競怨禍方新忠蓋云亡
王室淪沒嗚呼是劍也苟得其時使劉季用之必
揮拂白蛇之臥使朱雲請之必齟齬佞臣之頸付
之荆楚之客必喋血虜庭加之晉鄭之敵必三軍
白首豈不壯哉觀其凜凜之風熒熒之質必不繞
指柔必不自挺出必不為屬鏤以害忠良必不為
含光以夸幻惑必不銘金字以識姦雄必不飾犀
文以資玩好必不潛于魚腹以逞窟室之凶必不

舞于鴻門以快沐猴之怒儻不過焉寧霍然變化
蜿蜒于深淵寒瀨之中若將終身耳用則見不用
則隱視彼良庖之刀族庖之刃利敝折缺歲月而
頻更猶真磨礪鈍澁以希一割之效者豈不萬萬
相懸哉昔吳王闔閭鑄劍二陽曰干將作龜文陰
曰莫耶作漫理茂先得之於異代歟識宛然跡其
顯晦莫知所自豈在在處處陰有神物護持耶自
吳至晉數百餘年而劍一出出不數十年而化去
自晉至今又幾千矣異彩熒光一何遼落也豈象
緯之學精研者寡莫能指縱耶將乾坤偉人世不

常有無以召之耶抑神寶去来自有定數非可以
歲月期耶方今風塵頽洞威柄倒置政湏此物以
畢能事吾聞白水之濱鶴峰之下有異氣焉巨天
拂雲久而益耀方與博物之士仰觀俯察一作索表
而出之庶幾絕代之珍不陸沉於今日仍招之以

辭曰

寶劍來流入精百神觀三年成寶劍來光陸離瑩
鷗鷁截鯨鯢寶劍來撫七星茂流英掩青萍寶劍
來駛風胡譽傾城價論都寶劍來奉君王定四夷
臨八荒寶劍來應時昌時乎時母深藏

屏山集卷六
温公錄書銘

公歿已瘞姦魂夜悸公墨霑池潛來湘纍假其餘
聲所感如此矧公真筆劔戟交倚挂之高堂浮慮
盡死我觀公書識公胎次天地輸誠風霜薦厲吐
而發之茲其餘事公之立朝營營仇敵不勦其剛
不披其殖障海一簣排風孤翮始嘗繼斥卒伸其
直世衰道圯喏喏唯唯有筆如椽微公莫使我銘
其尾吁嗟已矣

屏山集卷六終

屏山集卷第七

表

代直閣南劔謝表

粉社引爇方趨嚴召鐔川易守驟拜恩除力小知
難寵深極懼伏念臣猥以凡末誤蒙使令敢懷捧
地之安思效捐軀之報自昔寇攘之後禍流建劔
之間瓦礫相望坐待流移之復新陳未接日虞餉
餽之空稍鉏復出之姦與變惟新之俗五月詎聞
於報政兩州遽沐於更符地悉凋殘任均勞劇考
其已試固知五技之窮責以後圖庶補東隅之失

皇帝陛下乘光武中興之運先孝宣共治之良憫
時艱難軫念黎庶謂遐陬習於為亂豈德音雍而
未宣以臣閩人諳其土俗使之奉行條教或能安
集流離曷副東求祗深兢惕臣敢不博詢利疚祗
導隆寬勸勉農桑俾復歸於飽暖解除苛燒異少
養於瘡痍

代賀天申節表

赤伏彰符方協興王之運猗蘭肇慶欣逢誕聖之
期專效嵩呼仰增鴻算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
難嗣統實畏御圖兵雖用而不殘德遂加於無外

歸仁孰禦初同曹父之去邠修政益勤終美
之攘狄天申福佑人涕謳歌臣迹滯偏州夢聞
躍玉瑤觴獻壽悵莫綴於朝行金鑑納忠願少裨於
淵聽

代寶學白州謝表

幕府贊襄初無善狀公朝慎罰止棄遐荒咎積驚
心感深流涕伏念臣受材誦薄逢世艱難痛黜虜
之亂華悼先臣之死節頃因人乏出佐戎行雖詎
切君親常蘊枕戈之憤而敵忘彼已終闕三字之
愆黽勉五年召還萬里既久隳於成績宜荐致於

頌言謗欲誰分孽由自作晉師討敗難逃先穀之
誅虞典從輕姑示三苗之竄此蓋伏遇 皇帝陛
下廣天地涵容之德收雷霆震龍之威謂臣誤國
雖多察臣初心可諒肆垂大惠特賜微軀敢不念
往知非雖窮不怨身糜瘡海此生尚覲於生還夢
遶沙場效死寧忘於死所

代寶學漳州謝表

十罪併聞分已甘於誅殛五年兩謫恩尚許其全
生聞命疾趨拊躬流涕伏念臣當才凡下臨事闕
踈誤被選掄浸塵班列昔參戎幕已無裨贊之勞

再奉潘條又乏循良之效志力雖竭於自竭功名
常歎於數竒不侈匪石之心果獲羸瓶之咎屢愆
已積雖擢髮以難陳章疏交彈頓噬臍而何及
皇帝陛下堯仁廣覆湯網宏開念臣顛沛於戎行
心惟盡瘁謂臣數更於宥典特與從輕臣敢不休
惕以思屏營自守投閑置散已叨善貸之恩補劓
息黥庶幾改過之善

代寶學謝復宮觀表

負罪至深甘從永弃疏恩甚渥許遂生還盡復文
階仍叨祠館荷寵光之雜水驚鶩涕泗之橫流伏念

臣頃以瑣材誤蒙器使雖臨難不求苟免效死捐
軀而籌邊非其所長終成誤國子孟明之耻未雪樂
羊之謗已盈踈遠易闕愛憎相半責五載瞻瘵之
咎固無所逃騰一時萋斐之言亦已大甚衆心欲
擠之必死闕保其餘生禦魑魅於遐荒觸災曦
而就道危機自踐沒齒何言豈期流落之蹤更沐
甄收之惠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不忘遠道唯
至公善貸且成恩每深於含垢寧潛不濫網或漏
於吞舟致此迂愚亦蒙昭洗臣敢不佩韋是戒食
檠知難在猷畝不忘君願希前哲執干戈以衛社

圖報它時

代張丞相辭免不允謝表

渙號已孚愚誠莫達處非其據愧溢于中竊以古
稱論相之難朝以得人為重况屬艱危之會允湏
輔佐之良豈惟料勝以折衝亦在安民而和衆有
王道濟時之志能舒朝野之憂懷謝安鎮物之情
坐致淮淝之捷以今多事持異前聞鑿兵殆困於
連年駐驛靡聞於定所邦之阨陁令底定之猶難
狄固貪恠肆憑陵而未已儻失疇庸之任益乖恢
復之圖如臣者起自書生謬承天獎拔賤跡於羈

單之日識孤忠於喪亂之秋偶際風雲得階塵
入同宥密初無借箸之奇出總戎昭更昧干城之
略既辜注倚且速遣尤召還方適於清光爰立
膺於異數息黥補劓頽往咎之何追經軀贊元豈
薄材之能強恩私甚渥報塞謂何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廣闕二仁深圖舊謂臣材雖至陋察
臣事不辭難敷告外庭誕揚顯冉處以鈞衡之地
委之調御之宜責任如斯尋微曷副臣敢不益思
自勵期稱所蒙守一節之精忠造次於是廓九天
之氛祲紀生以之

代翁殿撰遺表

傳薪熾息將隨化於大鈞易養氣微願輸忠於半
藁伏念臣受資朴訥奮跡單平風猷輒慕於古人
詩禮僅傳其家學初霑世賞方偃僕以循塘繼竊
科名遂寅緣而隨牒未更繁冗已玷清華無一介之
先容辱前朝之異遇編摩書局黽勉即曹叅陪三
老於賢關領袖羣英於秘府官箴恪守歲籥易流
傳癖書癡性雖安其所好客嘲賓戲時或歎其夕
淹但直道以事人耻曲學以阿世至乃東州懷紱
淮部乘輅收圖擇地之安惟勵匪躬之節爲中原

之雲擾當陛下之龍飛趣歸行所之班俾典奉
常之職綿慕之儀未就蒲柳之質已衰一返家園
五更祠館朝有著而廩有給叨冒為多壯也仕而
老也休絲毫無補今則已嬰沈痼難羨反生重念
臣自幼讀書即知論古憤張禹臨終之請惟訴私
情喜史魚絕命之言猶存忠諫探其愜幅灼見正
邪雖真偽或混於平昔之時而隱微必發於死生
之際臣今懃矣心竊戒之敢渾奄奄之言仰瀆高
高之聽伏惟 皇帝陛下日新聖學躬攬權綱中
華之服裂五千天惟授德列聖之基屯一百民實

歸仁誠既洞昭禍斯潛弭豈待期期之夕克全復
復之功臣即弃明時莫瞻盛舉未草浯溪之頌定
懷銘儻平伊洛之戎固欣受舍

劄子

論時事劄子八首代寶學泉州作

江北

臣竊論今日國家大計莫先戰守二策因險為守
則守易固因守為戰則戰必克自古倚長江之險
者屯兵據要雖在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江北故
呂蒙築濡須塢而朱威以偏將卻曹仁之全師諸

葛恪修東興堤可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之七萬轉弱為強形勢然也今日淮甸雖置守帥而無堅壁無聚糧或營一師之市或聚烏合之徒敵人一至則冰散瓦解千里蕩然長江之險舟楫之利固以與敵共之虛聲所搖人情騷動此由江北藩衛之不立也臣欲乞將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在擇險據要營置寨柵守以偏將敵來仰攻固非其利若欲長驅深入則我綴其後二三大將浮江上下為之聲援敵之進退墮落吾計中朱威一奉之動固可圖也江北藩衛既立陛下移蹕建康

設時待要以定中原此萬全之策也

荆襄

臣聞善奕棋者不爭邊角之利善立國者必強腹心之勢今日國家暫保江上形勢之地若緩而甚急者荆襄是已荆襄西通秦蜀東連吳會北據漢沔昔人以為用武之地故一國戰爭皆出於此得之者強失之者弱自秦亂以來莽為盜區國家多事未遑經理亦幸敵人弃而不顧殆天以資我也今千里丘墟固難卒守臣謂宜將荆襄合為一路置重帥權暫治公安益兵聚糧為戰守計分遣別

將渡江據險置柵募民耕種積以歲月更為後圖
一者貫通秦蜀無斷絕之虞二者控扼上流如首
尾相應三者窺闕中原若卷席之勢是一舉而獲
三利也今不早圖萬一敵人先之則主客不侔利
害易輒復欲爭之固已難矣欲望陛下沈機獨
斷亟詔大臣謀論措置先事慮事以強立國之勢

禁衛

臣竊惟藝祖削平僭亂收天下精兵以強京師取
太原兵以為龍衛取幽州兵以為神武左右員寮
本藩鎮懸頭也左射洪也本諸州騎兵也忠節之

軍升自川陝虎習之軍皆總于三衙訓練精
運指自南渡以來禁旅凋
汭江戍守蓋救紛解急枝
也昔周瑜拒魏而吳王提
蜀而文帝率師十萬屯長
頤端拱仰成裁蓋尾大不
深也今三衙兵雖稍收集
下遠鑿吳魏居重馭輕之
之權選徒蒐卒益增禁衛
自江此此之類不可
聞故能坐制四方如臂
指勁兵驍騎分隸諸將
稽目前未暇長頤遠慮
里兵以為後援鍾會伐
女二主豈不知指撓日
俾末大必折其所防者
四寡弱未振欲望陛下
近法藝祖以中制外
擇腹心忠亮之臣分

為統帥則威聲所懾非獨折
固基為社稷以長之計

守江

臣聞善固圍者不顯為必守
以可乘之利所以消禍亂於
也竊讀舊史見六朝之守國
江南因險而守因守而戰內
來則出驍將合銳兵先事而
據要害伺間而後動故北兵
往往狼狽亡遠大約皆此謀也

衝禦侮亦所以強本

之形善欲敵者不示
不萌祖姦謀於將發
皆輕成江北重成
但根本外鎮邊陲敵
擊未便則清野都
延之絕畏首畏尾
皆歸仇不賊都

說謂設險禦寇政以長江隔江而城非三萬人不
守引敵致禍實此之由若虜有可乘之會又非所
資侃非失形勢也緩小利以全大利也蔡謨諫止
諸鎮北移其說謂時有否泰道有屈伸須養威待
時虜若送死敵之有餘棄江遠進亦我所短謨非
畏怯也知用其所長也何承天論守邊之計謂片
候之交非耕牧之地曹孫相持江淮之間不居各
數百里宜堅壁繕兵以待敵來承天非泥古也事
有可法也侃之練事謨之見遠承天之燭機審利
害於當時垂龜鑑於後世臣竊見比年以來虜類

盜邊大羊猥衆淹留冬春雖王師驅逐屢控其鋒而兇焰未懲猶輕南向蓋今日形勢事宜略與古同夫雷動風馳不難於必勝形格勢禁實本於沈機願陛下詔帷幄之臣稽六朝重戍之謀考三千慎守之策固本保邊陰消戎詐庶幾不動聲色疆場晏安我既出於上策矣彼猶貪冒南來是特堅淮淝之轍復尋宋武燕秦之役可舉也

舟船

臣竊惟長江之險雖本天設實由人用拒敵之方不特防隄岸壑險隘而已維播艦據津流則其險

十倍飛棹撒肩風濤則其險百倍東南立國戰守之利無出於此伏見巡省已來暫駐吳會雖有守江之名而無用險之實舩艦率皆草創水軍不甚練習且海船入江則顛沛不行步兵乘水則惴慄失措官司奉行措置姑欲畢事而已陳利害者以為常談習游泳者以為末技未思臨機對敵何以取勝故向來邀緝虜於長江攻羣盜於平湖戰多不捷職此之由竊攷六朝舟楫之制名字雖不同要之大艦利於控扼若五牙艨艟之類是小舟利於走集若金翅油船之類是大艦有飛樓有

拍竿有長櫓屯兵走馬可容西北勁兵以當衝要
小舟欲輕快追逐須擇吳越水工輕果善沒者負
船鑿艦出入湍流見之若神敵人所以鬼驚膽墮
也昔李氏水軍敏銳周人莫當孫權浮江萬艘魏
人畏遁用我之長乘彼之短此制敵之上策也欲
望下詔講求舟艦大小之制南北士卒之宜嚴械
之用訓練之方專委統帥以備強敵

南兵

臣伏觀朝廷向來數調諸路禁兵沿邊戍守多即
逃仁議者便謂南人脆弱終不堪用臣昨知泉州

日嘗呼逃卒審問其由皆言非怯懦畏敵亦非勞
苦思歸只緣撥屬諸將南北人情不通非禮役使
橫加箠辱未嘗預聞金鼓之事衆情憤憤遂皆潰
散凡推驗十數人供答略同因知逃亡非其本心
况南人素踴剽悍春秋吳越之霸六朝晉宋之捷
不聞資兵於它境取材於異代今猶古也豈獨不
可用哉特用之不得其術目今諸將之兵雖足
戰守無仰於此然國家養兵額衆費大不應艱難
之際使食比年以來訓練亦精士氣思奮臣
愚欲切至路禁兵自遠及近更番出戍別立統

帥不隸它營分也險隘不當虜衝連營締壘張大
形勢使之耳聞目覩漸熟征戰秋出春歸不戀鄉
土歲月積久習以為常緩急調發人情不震可以
集事

吳蜀

臣嘗聞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
應此昔人論一陳之勢也臣竊謂一國之勢亦然
兩國相持雌雄未決能盡用其力者強不能盡用
其力者弱盡其力者其力合也不盡其力者其力
分也戰者力常合守者力常分上下一體者力常

合遠近異謀者力常分此必然之理也國家自
渡以來保有吳蜀而羯胡侵擾殆無寧歲往年數
窺梁淮故江左稍安比年頻犯江淮故蜀重無敵
犬羊之衆棄其所長梯巖險冒濤江蹈必死必亡
之地而我未能收其功者蓋彼無畏首畏尾之虞
而得全用其力也昔三國鼎峙吳蜀為異邦然當
時所以謀困曹魏者常萬里尅期表裏相應况今
二方一統力不應分竊見金房荆襄境壤相均乃
西南之交吳蜀之會也若虜迫近江淮陝蜀之兵
當稍循金房而南若窺金蜀則士流之兵當稍循

荆襄而北批亢擣虛玄為聲援以分虜勢庶幾狂
狡之謀不敢輕動動而乘之萬全之舉也

募兵

臣聞衆不可已楚兵所以威晉多而益辦漢將所
以成功竊見金虜叛盟數窺淮甸諸將驅攘奮擊
雖獲酋渠殲醜類捷音係道然募兵酣戰殺傷殆
相當也似聞諸營關額往往逐急招填不暇銓擇
多出於蒲雇廝役之流未必皆勇悍驍雄之士平
時可以克數緩急恐難當敵臣聞自昔戰爭之時
募兵益衆固非一塗或取之內郡如蕭何發關中卒

募兵武漢威復振是也或取之盜賊如諸葛恪取
丹陽勁民深加慰撫籍為甲士是也或取之逃亡
無賴如馬隆募洛陽勇士無問從來立標簡試自
成一軍是也欲乞明詔諸將應兵關許中陳於諸
路選募况荆輿之人尚氣喜鬪困於問閻不得其
欲或多推埋犯法販私為姦父之探圓弄兵遂為
劇盜若加收籍使之勇於公以非惟強兵而威敵
抑亦弭禍而安民是一舉而獲二利也

代張丞相辭免劄子三首

承命兢惶心願靡措伏念臣頃以罔功自招物議
分甘屏弃沒齒無言仰蒙天度包容龍光不替更
於流落深軫眷慈而臣循省未幾遽蒙環召琳館
既叨於優逸經筵獲持於穆清懇字闕未陳心猶有
待豈意悞恩遽及擢位宰司自揣庸虛曾無一可
灼知輿論孰以為宜伏望 陛下察臣誠言亟行
追寢庶幾孤跡終遂保全上不累於眷知下得全
於素守

二

比罄忱誠未蒙開可再念臣勤勤之懇非敢飾辭

誠以當此處中之任定安危治亂之源苟非其

國家何賴今 陛下宵衣旰食思濟艱難英俊並

驅猶恐不及以臣疲懦雖欲竭慮畢精終恐無益

况臣五枝之窮見於已誠強顏闕二諛議必盈高

位疾顛可不深戒伏望 陛下護其所短用其所

長勿以反汗為嫌惟以得賢為急許臣且奉殊庭

安其愚拙則毫髮之闕或得盡其區區

三

溫詔屢頒靡容遜避深惟 陛下所以推捧之慎

眷倚之深加於微臣者可謂至矣且臣非不知寵

祭之可慕事功之當勉然而義有未安不能但已
蓋與其招尤速累自訟於它時不若守分安愚懇
祈於今日在臣之請猶為有辭伏望 陛下擴天
地之包容垂日月之臨照矜其誠懇曲賜聽從庶
俾危蹤得全無過之地臣之萬幸

屏山集卷七終

屏山集卷第八

啓

賀魯漕除直秘閣啓

伏審拜寵楓宸升華芸閣蜀公朝信賞之日增外
臺待節之榮某官夙 眷知特膺時選方六龍之
南駐視百粵為近藩協濟軍須實煩心計事冠期
而取辦固非一端下不擾而告成斯為盡美休功
藹著優渥宜頌清遊始 闕於瀛洲迅召行趨於天
關某言念崇墉之邇俯慙 闕四字 面賀無因心
馳徒切

到任與張守啓

恭承朝命來佐郡符當大賢懷紱之初屬賤子彈
冠之日叨恩有自託庇惟新某官操履端脩器資
閑遠有慷慨憂時之志抱縱橫應變之材早拜寵
於楓宸仍踐更於棘寺釋之持議可重振於家聲
由也片言實兼資於儒雅猷為藹者委任彌隆一
麾臨蒞子之邦千里被棠陰之化舊深仰德今幸
依仁飛誠輒見於手書展禮將期於面覲

謝鄧倅啓

桑梓之封疆密邇久託為鄰萍蓬之蹤跡蹉跎未

瞻德表撫謙不問損翰先臨仰慙推恕以待人詎
敢設辭而文過恭惟某官詩書雅骨替素名家才
猷擅當世之奇議論發古人之粵屢剴煩劇大無
聲垂旋擢佐於郡符念未諧於人望士元試政已
觀展驥之能景倩還朝行起登仙之嘆某退藏補
隱政竊餘輝脩誠輒見於手書載執終期於面覲
方闕金之在序知衛生之有經願興寢間為國自
重

賀李丞相年啓

伏以履而後泰易推爻象之占正次於王史謹春

秋之法某官三朝實德間世宗工申申燕居雖暫
安於湖海几几赤舄終行歸於巖廊履此休辰宜
膺殊福某一去門闌之久荐觀歲籥之更莫獲稱
觴徒增善頌

賀李丞相冬啓

史書雲物紀麟筆之五年復見天心驗犧經之七
日某官精忠許國巨業濟時遇事見哲人之難以
身任天下之重儉夷一節出處兩全商鼎鹽梅夢
昔形於帝賚周詩袞繡人咸政於公歸履茲長至
之辰宜納朋來之慶某職居佐郡禮廢稱觴輒布

露於尺書莫趨陪於文席

賀新憲啓

光膺宸詔榮領憲權當袍鼓之屢宴嗚恨繡衣之來
晚某官當朝雅望濟世通才被淵衷特達之知屬
要路踐揚之夕猷為藹著委寄彌隆當茲多事之
時出領持平之任論刑推恕寬申畫地之囚稔惡
必誅威懾潢池之盜方依鴻庇尚阻鳧趨徒引領
於行臺敢馳誠於尺牘其如祝頌曷慶敷宣

賀謝叅政啓

顯奉明綸入叅大政人惟求舊宜居輔弼之職民

具爾瞻益見廟堂之重某官襟懷玉粹識量淵深
騰聲譽於妙齡揭表儀於當世涵泳聖賢之道臻
厥大醇發揮盤誥之文極於深厚夕翱翔於禁從
暫偃息於侯藩辰告屢聞民謠藹著世屬艱危之
運朝思開濟之臣帝曰俞哉誰如公者趣賜鋒車
之召崢嶸宗伯之除位高而色彌恭才大則任斯
重果符睿東擢貳政機忠謹在朝可沮淮南之議
威名繼世佇收淝上之勲協濟中興益觀遠業其
儒宮晚學海郡微官當整飾之來歸獲望塵而誓
見屢陪末席欵奉清言側聞宸命之頒實倍當情

之喜長裙可曳莫趨元禮之門闌短幅交馳深愧
子雲之筆札

回耿龍圖啓

伏審高軒壓境方竊喜於望康專价踵門猥先蒙
於折簡禮非常分愧集微躬某官識量淵深風神
粹美道術逢原而自得聲名欲隱而彌彰秀發妙
齡顯躋華貫風雲際運熙朝獨步於要津父子傳
經後學飽聞其餘論文翱翔於禁橐暫均逸於祠
宮壯猷壹鬱而未施雅志雍容而有在艱難避地
仲宣聊寓於荊州密勿闕二賈誼行歸於宣室瞻

承伊邇慰懌可量

賀宣撫李相公啓

拜命行朝宣威南裔輿情均慶否運潛消竊以黠
虜不庭兵無虛歲中原失御禍徧九州方困憑陵
靡皇經理眷乃長沙之地莽為群盜之區天誅以
遠而未加光焰莫懲而愈肆阻湖湘而自固據城
邑以相殘固欲安之每軫淵衷之念其誰任此僉
云舊德之宜其官佐佑三朝儀刑百辟摠戎疆場
遠過於長城決策廟堂匪資於它相念艱難而守
節不變處進退而惟道之安久均逸於殊定爰專

征於外問兼制嶺南之地更分麾下之兵果行營
開坐致英髦之集戎旌所指運知氛祲之清東寇
破竹之機孰道建瓴之勢益隆勲業再闕鈞衡固
中興不拔之基為四海更生之福某猥居官守側
聽除音知公論之攸歸竊私喜而不寐徒得君重
諫密簡於帝心無以公歸願亟符於民望

賀翟叅政啓

顯奉綸恩入叅機政人心胥穆國勢增隆竊以季
梁在隨強敵聞而不伐王導輔晉有識知其無憂
登觀世道之興衰實繫人材之用舍天其靖亂時

則得賢其官造道閎深挺材剛特飛英聲於四海
結睿眷於三朝蓋禁再登共識王言之大虎符屢
剖獨推治行之高持橐有年挂冠未老起佐多艱
之運荐齊求舊之圖三聘肯來人快爭先之觀一
言默契上興見晚之嗟益聳民瞻進陪國論經濟
諒行於素志扶持立底於昌期某闕二字光儀逖聞
明命進由儒術時觀致位之榮闕四字寧愧書
門之誥

謝李參政舉知己啓

夙荷見知當許成風之烈遽蒙論薦過形推轂之

言揆實無堪近名增愧竊聞君以任人而逸國由
得士而昌矧茲多事之時尤資群策之助洪惟上
聖務濟丕圖念皇祖之貽謨閱近臣之奏藁謂至
軻之言一善如宋王何若陳襄之引群賢有温公
者遍咨述列咸舉所知慨當瞻以思危賴同心而
底治想其風采方傾卷卷如饑渴之懷辱在搜揚
宜得莘莘真英豪之士如某者自守拙直無它技
能早惟經筵之耽晚悔儒冠之悞黃緣末官奔走
四方梁竦嘆州縣之受恩敢以艱難辭事豈期慰
薦俯及庸虛某官黼黻皇猷權衡士類雅抱每存

於謙挹清流皆喜於攀依品題所加名譽增重攬
英髦而列上仰副旁招置愚陋於其間恐塵清舉
出於過覆何以仰承某敢不蚤暮以思視履惟正
途雖窮而益勸時苟至而則為奮不顧身誓不羞
於前列伸於知己輒自見於一言

賀呂相公啓

恭審某官顯奉制函入持魁柄凡搢紳有識之士
莫不傾身拭目以俟復平之期若閭巷無知之民
亦皆延頸跂踵而起更生之望蓋以狄人之內侮
實乘中國之久安二聖蒙塵累年於此至尊堂瞻

惟日以之思得非常之材叶贊中興之治某官闕
下氣鍾英特德蘊忠忱學博綜於古今識徧周於
夷險值艱難之厄運荷密勿之深知股肱之力為
多社稷之功莫大旄頭盡落無復彗於紫微義馭
再升遂安行於黃道荐膺圖任益罄謀猷用能身
任安危不以賊遺君父將壇斬建捷奏交騰周公
東征既有四國是道之詠宣三北伐可無萬拜為
憲之臣還冠通聯適觀遠業人神必將開泰夷夏
咸以歡呼整頓乾坤關賴經綸之手光輝竹帛載
惟雅頌之音某又託併懔猥叨齒記念先公之在

日嘗辱交遊借同產以登門仍加慰薦况遇旁招
之且滴茲自效之秋其為歡欣實倍倫等

到任與祖漕啓

守拙杜門久臥桐孫之圃叨恩佐郡竭來蒞子之
邦仰由推挽之私更記解蒙之庇某官道窮闔域
文富波瀾持身凜剛毅之風接士見溫恭之色早
竊天庭之第獨深宸扆之知旋駕說於杏壇荐參
壽域槐府清聲藹藹要路駸駸獨當艱棘之時出領
轉輸之寄蓋六龍駐驛地益重於全閩而四牡觀
風恩獨榮於故里俯憐踈迭曲賜吹噓某敢不益

勵操脩恪勤職守匪悅干時之譽庶逃霜祿之羞

賀漕侯郎中啓

睿恩中發使指外移頌休闕之惟均示光華之益
遠某官材推英特識妙機深蚤馳譽於簪紳又踐
揚於中外暫輟荆襄之節來持閩部之權易地皆
然無施不可登車攬轡夙有志於澄清尔界此疆
固靡聞於惡駁即觀奏計別訂圖功某自揣踈庸
方祈覆護阻趨門而面賀徒伏紙以神馳

賀新漕徐學士啓

光奉宸恩遠將使指輶車壓境列郡趨風某官德

字靖深才鋒淬礪外著清朝之譽存膺當守之知
揮自州符峻持澠節屬寇攘之甫定念兵食之猶
繁餽餉連年豈有關二之粟流移失業更多白著
之科事固從權民實重困經畫政資於善計艱難
庶底於昌期某託庇之初效官有守輒脩辭於慶
牘莫旅進於實堪

賀新

舉啓

光奉宸綸出百重摘山之寄委增衣錦之榮
觀某官材應時需識周事變騰一時之妙譽結當
守之深知適茲艱難屢司繁處已解心飛竊之績更

宣持斧之威事有甚難每責成於倉卒才無不可
故所至而優將暫弭即於周原行召還於宣室某
效官有守趨賀無因嘗叨半面之知喜託一天之
庇

賀知泉州通交代啓

萬里還朝殊之觀風之效一麾得請俾為將母之
行已蒙吹借之私更忝交承之幸共惟某官氣函
剛大心道精微皇皇王國之羽儀抑抑士林之軌
道逢盛際存歷要塗譽望甚隆共仰卿材之美
行藏自信益知吾道之尊頃借重於侯藩復就移

不使節上心開在與論攸歸攬轡登車暫展澄清
之志簪筆持橐行趨禁近之懸其夙荷愛知充深
頌頌門闡伊邇即諧道舊之權關四字 顯企言
新之政

代與趙待制啓

宮使待制襟雲粹靜業履光明蚤登清要之途特
注顯昂之眷雍容蘊藉綽有名父之風獻納論思
深得近臣之體久茲均逸未副僉俞仲宣聊寓於
荆州賈誼行歸於宣室後欠

代與趙提舉啓

提舉博士器資凝遠業履光明清名夙冠於士流
古道益尊於師席 膺臆遣增重使華翰山海之
羨饒供國家之調給政資儒雅庶達經權休聲之
著於外臺召節行歸於中禁

代與江給事啓

宮使給事學窮損益知達經權早登清要之途特
注顯昂之眷優游瑣闥備殫獻納之忠偃息藩方
綽有循良之譽久茲均逸未副僉俞

代與李丞相啓

巖石具瞻久仰威名之重龍門阻越未親顏色之

溫敢通咫尺之書少布腹心之蘊共惟宮使僕射
相公道推先覺望重本朝孟荀為儒者之宗伊呂
乃聖人之偶羯胡外侮艱危永賴於壯猶炎運中
興首登於一相運化鈞陶之上救民水火之中
險阻荐更忠誠自信出處動四方之耳目話言
為今日之興謨卓余元勳渙乎百世暫均休於祠
館俄借重於侯藩周公居東既有四國是道之詠
宣王復古可無萬邦為憲之臣竹真衮衣之歸式
符寰海之望其猷以凡末謨膺使令雖智力之自
殫嘆事功之難立荏苒歲時之久蹉跎毀譽之間

後闕

代賀范叅政啓

肅聞明命登用真儒國是所歸人心胥悅共惟某
官秉心端慤履道深醇皇皇天陛之羽儀侃侃士
林之準則頃從瓊閣進直北扉雖驟膺神聖之知
寔久繫中外之望審成敗安危之會罄論思獻納
之誠決機一言除患百世伍符尺藉異太阿之倒
持悍將強藩無四牡之項領由播告之旨不匿故
遠近之聽咸孚是宜益聳民瞻越陪國論真才既
不次而用素蘊必度宜而施裁議于中何愧唐朝

屏山集卷六
之內相指縱有自終為漢室之宗天既有開事
無遺料某奉祠屏慶間報後時望兩地之深嚴莫
脩慶禮承二天之庇獎彌劇懼情

屏山集卷六終

屏山集卷第九

祭文

祭翁毅撰文

堂堂老成國之龜玉進則光朝退斯美俗天其靳
耶奪之何速嗚呼哀哉惟公之質嶽重海濶學窮
古書道通聖門本朝取士科張甲乙偉人巨公皆
此塗出公亦欣然飛聲騰實賢俊之關圖書之圃
孰游其間惟德之懋公亦欣然來為領袖懷紋承
流乘輶光遠時以外移為仕之蹇公亦欣然屢膺
臨遣愠絕三已榮輕九遷浮雲卷舒何往不安公

亦欣然老於祠官惟公行哉曰有義命物智時機
無心而應彙笈探玄麟經纂聖得意忘年怡然處
順惟我小子與公同鄉交舊年契奕葉有光晚獲
從公素心始償見必我留宴笑坐傍公雖病矣神
氣內強袖手不言色惠滿堂大化密移遠遊不復
壽格睟容矧于一木楚些徒招秦詩莫贖設醴陳
毅文以相之誠可達幽公其亮之

祭翁郎中文

嗚呼文人才士天所借耶幸而有之何多厄耶將
理有乘除而物無兼得耶抑人衆者勝天而造物

不能與之爭方耶嗚呼孰謂吾邦遐荒陋僻人物
之奇而有士特自謂兒時已驚超逸士友咸曰是
必將耀乳虎之闌班奮雛鸞之羽翥也游宦平生
聲華籍籍倚堅而摧履坦而踣所圖則多十不酬
一士友為之說曰大器晚成彼銳進速騰固旋敗
而亟失也濟海崇山筆無勅敵才者疾其勝已不
才者疾其輕已白首窮年流離窺斥嗚呼今者死
矣曩說不讎皆拂膺而為之太息也然而士特之
文角立傑出羅萬象乎筆端煥丹青乎臆它人
缶鳴我則雷驚焉它人杓盈我則川溢生乎以此潤

身死乎以此垂名造物之遺士特者厚矣彼窮達
信黃梁之臺壽夭同白駒之隙也失之錙銖者泯泯
如彼得之丘山者永永如此較輕重於斯言則九
原可以自慰士友可以亡戚也

墓銘

致仕祝君墓誌銘

紹興三年三月六日致仕祝君卒五月六日塋金
相山之原其孤可久來請銘祝君余之父友也其
孤又余姊婿也來請銘以姻舊之故也而不辭所
以終我祖我父之惠好也王議公曩遊學時忠顯

公待君之諸父深相交結傾蓋遺縞不足諭也正
曰池日無忘祝氏忠顯公既達結昏池爵光其
子孫君亦錄此通班朝著示不忘也今君之死余
又銘之以申前志以敷外姻以昭潛德以慰孝思
也有是四者斯可為銘君諱祐字彥將信州鉛山
縣紫溪人也曾祖虞祖仁霸父世昌君少時刻勵
思自奮致而宦學齟齬比不得其志焉初任吉水
縣歲飢多盜捕獲填圉吏白君曰正盜之罪法
應受賞君曰道瑾相望官弗加恤又忍峻刑而資
吾進身耶盡釋之白郡守賑給之境內多金

任福州福清縣主簿監建州寶瑞場當路者薦其
堪事君曰僕僕不已又將何求遂挂冠而歸自是
脫略世紛寓意於酒朝醺暮酣不見醒容時與賓
友獻酬盡懽或悠然獨酌賦詩長嘯所居有泉
之勝君躡履曳杖徜徉雲間人識之曰此醉仙也君
在燕間寵光時至可又立功西乞回賞以授君
牙緋朝廷許之青紫僉僉環戲膝下鄉黨以為榮
觀君寬仁樂施湍川為梁如已思濟病者與藥如
已獲瘳晚歲絕粒益幸酒美疾遂臻臨絕之際所
以訓勵其子孫者此厚德之言也悲夫君享年六

十有六娶周氏生二子曰可久武功夫夫貴州刺
史主管潭州南嶽廟曰可大承信郎二女長適
士黃敷次適余輩孫男三人孫二人彭年松年皆
侍仕郎皆尚幼銘曰
是非喧喧以醉為藩名奔利馳以醉為歸蹈世紛
而不染葆天光而自照所謂德全於酒者惟君為
庶幾積厚不施嗚呼噫嘻

墓表

處士劉公墓表

劉氏居建之潭溪九世餘二百年矣其初京萬

年縣人唐僖宗時有為將軍者歲久名逸五季亂
子諱庸者南遊獵較於此愛其形勝因家焉今推
為始祖以其近而可攷也皇考忠顯公曩使關中
嘗訪京兆劉氏僅有存者其雜著譜牒諸書劉氏
陶唐系也自元王交封楚居彭城支派最衍今九
大族並出元王之後唐史譏言劉采出彭城非也
京兆劉氏廼九族之一周有石州刺史懿隋有上
柱國韶唐史有民部尚書文靜自文靜子樹義而
下未詳其繼惟我始祖之居潭溪也蕩拓焚拂以
啓山林二世而廬室完三世而田疇闢庸生光位

光位生王玉生文廣文廣生朝議公太素於是
禮文篤經術謹遊從厚風化是載是循久而弗怠
識者知其後之必大也公諱民覺字華材朝議次
子也恪紹前脩濃薰泛挹早自知名正奉遊學時
尋寧暨夫人老矣公常留侍以故不違科舉之事
夫人年九十六而卒公始終孝養敬不弛顏既葬
結茅罄哀鄉評尚之耆老聚而請曰非公孰為吾
黨指南公據師席二十餘年育英導秀多所成就
忠顯之守會稽長樂也常迎公就養二郡江山大
有佳處公從羽流衲子逍遙物外時忠顯公欲請

於朝官之公曰衰朽那復此意若欲亢宗則夫二
子在蓋其怙曠自適世網莫之能撻也公為人淳
樸謙厚温温然常以和昇人人皆樂親之內蘊雖
深若不叩擊似不能言者紹興改元寇作里中騷
動公時已卧疾扶輿適上饒慈氏寺以其年十一
月十五日卒享年八十四公娶吳氏司業著之妹
也二子曰韞曰韜皆將仕郎惠顯公貶爵遵前志
也一女適進士吳敏脩孫男子斐子聖子翌以紹
興三年八月乙巳歸葬于壽口之原吳氏後公十
二年卒享年八十二又三年乙丑十一月乙酉合

死一為壽口潭溪皆在崇安縣開耀鄉云昇事叔父
命其為文表墓姑紀其實以曉方來非敢私親而
侈也方曰

谷變陵遷山摧石泐死而不朽兮潭溪老人居此
室

處士祝君墓表

惟我皇祖宣奉公以道術為東南儒宗著錄之士
悉比日名流君嘗受業焉蓋挹學海之波瀾玩詞林
之枝葉者也時皇考忠顯公在膝下與同研席者
甚衆雅奇君因定交焉君業成遊上庠久之會親

疾慨然嘆曰竭力為養是亦孝也何必三釜耶拂
衣而歸自是克勤幹蠱祈寒燠暑無巨細必親人
以為難君安而行之君天資孝友遇人以誠內和
而外剛士無賢否皆樂親之而有所憚或有缺行
惟恐聞於君君聞而愧切之必改也君隱耕餘數
十稔攻苦食淡家皆遂豐然於貧窶時亦賙貸有
足大者至於拓險徑造飛梁稍便於人傾橐不吝
晚歲即游岸鄉造別宇幅巾杖藜將終世焉俄以
疾終時建炎三年秋八月五日也君平生喜學已
雖不達訓子弟益勤厚禮館置名儒故祝氏為學

者皆自師承而子占稱最占屢擢薦翔翔國學識
者謂將大君門必自占則君猶不亡也君諱奕字
彥思姓祝氏信州鉛山人曾大父虞大父仁霸父
丹昌初娶余氏終娶周氏四子曰中立曰天與皆
早亡曰占曰鹵一女適進士傅家孫男女八人君
享年六十有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塋于邑之芭
蕉塢占來請文某視君為丈人行雖遊宦契闊猶
及識君也然安能窺君之所存哉以宣奉公道術
之與忠顯公名德之重而君從之遊且款密焉是
必有大過人者君行實涕泣而表於其墓曰

鳴呼君之賢可稱也哉又可悲也猶幸其有以少
慰也君之平生顯然可知者固可書也書之人故
信之其賢已可稱而未盡也以君之才未盡見於
設施驟而書之無所攷焉人誰信之懼人之不信
而不書則君之所蘊終無得而聞焉此又可悲也
古之士抱不埋沒而後死知其賢者是或論其師
友或觀其所以許與者或跡其為之傳記者因得
以信之也後之覽斯文者由是而求君之所蘊焉
則其賢可盡知猶足少慰也嗚呼君之賢可稱也
哉又可悲也猶幸其有以少慰也夫

熊氏令人陸氏孺人墓表

建炎己酉歲余兄侍郎從戎川陝時余嫂熊氏已
嬰病明年冬十一月十一日卒侍郎書來曰聞汝
嫂計殄劇傷悼曩嘗憂其疾也屬吾在行不得視
其棺殮故以是為恨也吾歸而葬之慰夫亡者又
明年春三月二十七日余室陸氏病卒侍郎書來
曰國事未濟懷恩則虧義棄成則失武一集吾私
二疵深矣何以歸乎時方艱虞塗殯非策汝嫂汝
婦可共營窆宥相地惟吉消日惟良送終之禮惟
盡則猶吾婦也於是葬于建州拱辰山開善寺之

東原熊氏建州建陽人故朝奉郎安行之女也懿
懿知書年二十為侍郎之配生二男五女長男琪
承務郎女恩娘尚幼餘皆早亡封令人享年三十
六以紹興二年十月十七日葬陸氏家越州左丞
佃之孫奉直大夫寘之女謙淑能琴年十八歸余
生一女失之享年二十四先熊氏六十二日而葬
異事復于侍郎兄仍刻文以表之辭曰
熊氏居左陸氏居右異穴同丘辭詔歟後

屏山集卷九終

